

2017

1月上



STORIES

# 故事会

®

1

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## 好故事 迎新年



# 2017年《故事会》杂志 7大举措讲述“中国好故事”

## 读者热心 · 作者用心 · 编者尽心

一流的杂志要有一流的作者，一流的作者要有一流的作品，一流的作品要有一流的报酬。本刊决定自2017年起，以讲好中国故事为中心，实施以下七大举措：

### 一、推出“头条故事”栏目

每期推出一篇“头条故事”。作品要求：有新鲜、奇巧的核心情节，有精彩独到的新观点、新视点、新传点。本栏目优稿优酬（千字千元），欢迎广大作者踊跃来稿。

### 二、优化“网文热读”栏目

栏目要求：在互联网、手机微信上流传的带有一定故事性的叙事作品，题材新颖时尚，情节夸张有趣，风格另类特别，篇幅短小精悍。

本栏目欢迎推荐。如有符合上述要求的“网文故事”，务请推荐给我们，一经采用，即致稿酬。

### 三、征集优秀“长篇故事”

应广大读者要求，本刊将适时推出“长篇故事”栏目，“长篇故事”或以连载的形式在杂志上刊登，或单独结集成书，或两者兼顾。

来稿要求：1. 题材新颖，视角独特；2. 情节曲折，内容厚实，线索清晰，悬念感强，能引起读者进一步阅读的兴趣；3. 人物形象鲜活生动，能让读者记得住；4. 篇幅在4万至8万字之间。

### 四、实施“签约作家制”

为鼓励《故事会》的老作者多写新稿，多写好稿，本刊决定自2017年起实施“签约作家制”。凡在《故事会》上发表原创作品达到一定数量、质量的作者，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“签约作家”，享受高于标准的稿酬待遇，并优先享有和影视公司洽谈改编的机会。

### 五、设立“故事创作新人奖”

为发现、培养和扶植新作者，本刊将于2017年起设立“故事创作新人奖”。获奖者将优先参加《故事会》杂志社举办的研讨班或笔会活动。

### 六、举办多种主题故事征文

本刊将于2017年举办“山阳杯”全国幽默故事征文，“法宝杯”中国法治故事创作讲演征文等多种主题活动。覆盖面广，获奖率高。除稿酬之外，作者还有机会获得一笔不菲的奖金。

### 七、定期开展故事沙龙活动

故事沙龙是繁荣故事创作的有益形式。2017年《故事会》编辑部将定期前往各地开展故事沙龙活动，和故事爱好者面对面交流，听取意见，组稿改稿。各地文化馆、群艺馆和其他社会团体如有意举办类似活动，欢迎与编辑部取得联系。

# 听的艺术



Lü Jia Stories Editor  
吕佳 故事会红版编辑

这是一个母亲讲的故事。

她说，女儿上小学时，有一段时间突然特别怕鬼，不敢自己一个人睡觉。母亲就安慰女儿，这个世界上没有鬼，让她不要瞎想。母亲怕女儿或许有什么心理问题，还特意咨询了专家，专家说这是正常现象，过一阵子就好了，母亲便没有太在意，也没有把这事告诉丈夫。

这天晚上，女儿又害怕了，她赖在父母房里，不肯回自己的小床上睡觉。母亲就和往常一样对女儿说：“别胡思乱想啦，世界上根本

没有鬼，快去睡觉吧。”女儿委屈地含着泪，却不愿离开。于是，父亲抱着女儿回她的房间。

父亲没有马上离开，而是陪着女儿聊起天来。他没有说怕鬼是荒唐的臆想，反而认真地听着女儿讲述，一边听，一边还问女儿一些问题，比如：让女儿害怕的鬼长什么样子，一般什么时候会看到鬼……父女俩聊了好久，女儿说，鬼是黑色的，自己一看他，他就消失了。最后，女儿还告诉父亲，自己经常在放学的路上看到鬼。就是这句话，引起了父亲的警觉。

连续三天，父亲都请假提前下班，守在女儿的放学路上，想知道她看到的鬼到底是什么。第三天，父亲终于看到了，那是一个穿黑衣戴黑帽的中年男子，他一路都在跟踪自己的女儿。父亲制服了男子，报了警。

事后，父母都感到后怕：幸亏发现得早，要是哪天中年男子做足了准备，找到了机会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母亲内心更是有一份自责：原以为自己做得不错，但其实自己只是从成人的角度武断地下了结论，真正的尊重应该像父亲那样——认真倾听，哪怕对方只是个孩子，哪怕对方说的好似天方夜谭。

生活中，我们的亲人、朋友也经常会向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，如果以前你像那位母亲，没有“真正”地倾听，那么，以后不妨试着静下心来听听看，也许会有意外的收获——因为某种意义上，每个讲故事的人，都是在倾诉心声。

(插图：丁德武)



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“故事中国网” (www.storychina.cn)



开卷故事	2
笑话 15 则	4

### 头条故事

寄给“齐天大圣”的包裹	蒋诗经	8
-------------	-----	---

### 网文热读

原始丛林音乐会	12
一头白发	15

### 新传说

抢红包	王乃飞	17
成功案例	蔡美美	21
“不吃亏”吃大亏	陈墨	26
咋就这么巧	徐嘉青	30
狭路相逢	王芬	34

### 外国文学故事鉴赏

第七位妻子	38
-------	----

### 传闻轶事

仗义如山	田林	43
3分钟典藏故事	48	

### 阿P系列幽默故事

阿P穷游记	大刀红	50
-------	-----	----

### 海外故事

恐怖的木偶声	白玉堂	54
--------	-----	----

### 情节聚焦

九号车厢	汪建波	59
------	-----	----

### 法律知识故事

担保引发的官司	李新忠	61
---------	-----	----

### 中篇故事

风云承济堂	于洋	63
动感地带	81	
微博故事	82	

### “中国莲都，中国好家风”征文选登

父亲时代的借贷	轮椅	84
诙段子	88	

### 幽默世界

《追的不是你》等6则	冯紫等	91
本刊信息传真	83	

## 2017年1月

上半月刊·红版

社长、主编 夏一鸣

副社长 张凯

副主编 吕佳 朱虹

本期责任编辑 吕佳

电子邮箱 lujia411@126.com

发稿编辑

姚自豪 丁嫻瑶 陶云崧 曹晴雯

美术编辑 王怡斐 郭瑾玮

本社办公室电话 021-6437 5030

红版编辑部电话 021-6433 2325

绿版编辑部电话 021-6433 6469

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

主管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主办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出版单位 《故事会》编辑部

发行范围 公开

### 出版发行部

发行业务 021-6431 3938

发行经理 钮颖

媒介合作 021-6433 8113

### 媒体部

新媒体 021-6467 7160

广告业务 021-3401 0383

广告总监 孙珍霞

广告经营许可证

沪工商广字 3100320080016号

### 故事会互联网+

《故事会》微博 @故事会

《故事会》微信 story63

故事中国网 www.storychina.cn

《故事会》网店

shop36332989.taobao.com



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

印刷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

发行: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

国内代号 4-225 定价 4.00元

特别提示: 凡本刊录用的作品, 即视为本刊已获得该作品与《故事会》相关的网上传播、汇编出版、电子和录音录像制品等权利。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酬, 已包含了上述各项权利的报酬, 如有特殊要求, 请提前说明。未经本刊许可,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(包括但不限于: 以非法的方式复制、改编、传播、展示、上载)本刊刊登的作品。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

· 笑话 ·

乐乐第一天上幼儿园，居然被园方劝退了，事情是这样的——

## 拆台小能手

第一天进幼儿园，好多小朋友都哭了，老师好不容易让大家平静下来，乐乐说了一句：“妈妈不要我们了。”于是场面瞬间失控。

老师千辛万苦把孩子们哄住，该吃午饭了。饭菜端上桌，乐乐又来了一句：“不是妈妈做的饭我不吃！”于是场面再度失控。

终于熬到放学，家长们来接孩子，乐乐扑进妈妈的怀抱，扭头对其他小朋友说：“明天我们还会被送回来的……”

(继续前进)



(本栏插图：包丰一)

## 结账

两个哥们儿一起去吃饭，吃了俩王八，又喝了一箱啤酒。结账的时候，老板娘问服务员：“他们吃了什么？”服务员说：“俩王八喝了一箱啤酒。”老板娘就开账单。

两人一听就怒了，正准备发作，看了一眼账单，硬是忍住了，默默结账走人。原来，账单上只算了啤酒的钱，王八钱没算！

(张秋伟)

## 神来之笔

为迎接县里的卫生大检查，某乡临时抱佛脚，开辟了一处卫生宣传栏。宣传栏布置完毕后，办公室主任请乡长指点。乡长阅后，只在刊头上做了一笔改动。

主任看后连连称好：“乡长的这一改动，简直是‘神来之笔’啊！”

原来，乡长在“第一期”的“一”字上加了一笔，变成了“第十期”！

(余长生)



## 密码是什么

咖啡馆里，顾客问服务员：“你这里 Wi-Fi 密码是什么？”

服务员说：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”

顾客试了好几次都不对，又问服务员。服务员一指旁边墙上贴的纸条，只见上面写着“Wi-Fi 密码：2444666668888888”。

(周继红)

## 别太急

小王和老丈人一起去钓鱼。一条大鱼上钩了，小王用力往上拉，一下没站稳，把年过六旬的老丈人撞进了河里。老丈人上岸后没说别的，就说水有点凉。

几天后小王又去找老丈人：“爸，钓鱼去吗？”老丈人说：“我就一个女儿，财产早晚都是你们的，你别太急。”

(董行)

## 丢三落四

小梅丢三落四，连家里的大门钥匙也经常丢失。老公特意给她配了十把钥匙，谁知才一天工夫，钥匙又被她弄丢了。老公安慰她说：“没事，还有九把呢！”

小梅迟疑片刻，说道：“我把十把钥匙都穿在一起了……”

(潘光贤)

记者采访一个富翁：“请问，你这辈子做出的最明智的决定是什么？”

富翁沉默良久，记者追问道：“是你去年吞并其他公司的举动吗？这让你的资产增长了三倍。”富翁摇了摇头道：“我做的最明智的决定，是前不久和三个儿子做了亲子鉴定。”

记者问：“为什么这么说？”

富翁答道：“还好做了鉴定，差点把财产分给三个外人。”

(余长生)

## 明智决定





·笑话·

## 酒量测试

小文考上了大学，开学前，老爸带她去酒吧喝酒，喝着喝着小文就醉了。

第二天，小文醒来后看见床头有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着：“闺女，记住，你能喝5瓶啤酒加1杯白酒，这是你的极限，出门在外注意分寸！”

小文感动地哭了，她想感谢老爸，却发现家里没人，就发短信问老爸在哪。很快，老爸回了短信：“我被你妈打进了医院。”

(董行)



## 区别

小刘在路上看到小区里收破烂的老头，就提醒他地上有好几个矿泉水瓶子可以捡，不料老头不屑一顾。小刘疑惑地问：“你为什么不捡这些瓶子？”

老头严肃地说：“你要记住，我是收破烂的，不是捡破烂的，这有本质上的区别。”

(裴金超)

## 放心

男人最近有点健忘，他担心地对老婆说：“我奶奶八十多岁时得了老年痴呆，你说，我将来会不会和奶奶一样？”

老婆不屑道：“你放一百个心吧，就你这生活习惯，是活不到八十的……”

(菊之韵)

## 不困

睡觉时间到了，妈妈催五岁的女儿上床去。女儿恋恋不舍地看着电视机，说想再看一会儿动画片，话音未落，就张大嘴打了个哈欠。妈妈说：“看，你困了吧，快上床睡觉吧！”

不料女儿用力睁大眼睛，说：“妈妈，我嘴困了，但眼睛不困。”

(卧龙)

## 土豪等车

有个土豪约同学吃饭，餐后土豪说今天他没开车出来，两人就各自打车，不料等了半天，一辆出租车都等不到。同学决定坐公交，土豪说要继续等。

同学一路颠簸，回家后给土豪打电话：“打到车没？”土豪无精打采地说：“我实在等烦了，看旁边有个4S店，随手买了辆车开回家了。”

(汪杰)

## 买一赠一

超市促销牛奶，一箱奶40元，还赠一把卡通椅子。儿子一眼就看中了卡通椅子，哭闹着非得要。爸爸想家里还有两箱奶，便问促销员卡通椅子可否单卖。促销员听后愣了一下，随后满脸笑容地答道：“卖，一把椅子40元，赠一箱奶。”

(潘光贤)

## 吃梨

老公削完梨，问老婆吃不吃。老婆说：“来一口。”

老公问：“大口还是小口啊？”老婆说：“按我的嘴形来。”

老公看了老婆一眼，把整个梨都递了过去……

(卧龙)

·笑口常开 轻松一刻·



一个鼻青脸肿的男青年，戴着一副只剩下一个镜片的近视镜，走进眼镜店。验光师傅打量了他一番，开口道：“小伙子，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已经是第三次来这儿配镜片了，头一回是因为你玩着手机走路，撞到了电线杆上；第二回你玩手机，掉进了没井盖的污水井里——这回又怎么了？是跌了还是撞了？”

男青年尴尬地说：“都不是，这回我玩着手机去公厕，没留神进了女厕所……”

(马云龙)



本栏欢迎来稿。请将有新鲜感、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尽快投寄给我们。来稿一经采用，即致稿费，最高稿费为100元。本期责任编辑电子邮箱：lujia411@126.com。





· 头条故事 ·

去世前，他把全部的温柔和心意打包寄给了一个叫“齐天大圣”的女人……

# 寄给 “齐天大圣”的 包裹

■ 蒋诗经



这天，齐老太意外收到了一张包裹单。邮递员让齐老太签收的时候，眼神怪怪的。包裹单上的收货地址是对的，但收货人一栏却工工整整地写着一个让人啼笑皆非、莫名其妙的名字：齐天大圣。

齐老太接过包裹单一看，眼泪出来了。这个名字在别人的眼里看起来可能像个笑话，但在齐老太的心里，却代表着她和老伴一起走过的甜美岁月。

从年轻时起，齐老太的老伴就

一直对齐老太宠爱有加，放任着她的小性子，还给她起了个外号叫“齐天大圣”，说她像孙悟空一样难缠，让人头疼。然而三个月前，老伴因为癌症去世，丢下了齐老太。

老伴走的时候，牵着齐老太的手说：“我就是不放心你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没事多出门走动走动，别整天闷在家里……”

齐老太悲伤地送走了老伴，开始过起了独居生活，短短的三个月，齐老太的精神已经大不如从前了。



今天齐老太意外地收到了这张包裹单，怎么能不百感交集？只是齐老太有点奇怪：老伴都已经去世了，包裹里到底是些什么呢？

齐老太带着一丝好奇，直奔邮局去取包裹。工作人员是个小姑娘，态度非常好，轻声细语地问齐老太有什么可以帮忙的。齐老太将包裹单递了过去。小姑娘接过一看，差点笑出了声，随后让齐老太出示身份证。齐老太有些不耐烦，明明有包裹单，还要身份证干什么，难道这世上还有第二个“齐天大圣”？

小姑娘只好解释这是手续问题，齐老太不满地咕哝着递上了身份证。小姑娘为难地说：“阿姨，您的身份证不对啊！”

“不对？我的身份证还有假？”

“您的身份证倒是不假，可是身份证上的名字和包裹单上的名字不一样，所以……”

齐老太急了，明明是寄给自己的包裹单，地址、电话都对，为什么就不能取？小姑娘无奈地看着齐老太说：“阿姨，这我真的爱莫能助，除非……除非您能证明您就是‘齐天大圣’。”

证明自己是齐天大圣？齐老太有点蒙了，看着小姑娘一本正经的样子，齐老太知道再怎么也没有

用了。

回到家里，齐老太越想越气，这个老伴，怎么玩出了这一手呢？想到老伴，齐老太突然灵光一闪，她想到办法了。齐老太从箱子底翻出了一大沓信件，都是老伴当年写给她的情书，每封情书的开头，都是“亲爱的齐天大圣”。

这些情书，如今看来，又肉麻，又温馨。齐老太翻看了一遍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如果不是为了那个包裹，她怎么也不会拿出来示人的，可如今只有豁出去了。

第二天，齐老太带着一大叠情书找到小姑娘：“你看这些信，能证明我是齐天大圣了吧？”

小姑娘哭笑不得，她耐心地向齐老太解释，这样的证明不符合程序，只有出示当地居委会的书面证明，她才能将包裹交给齐老太。齐老太再一次离开，闷闷不乐。没办法，看样子只好去居委会找赵主任。

居委会赵主任听说后，不禁笑了。赵主任和齐老太是老街坊，当然知道她就是那个“齐天大圣”。他和齐老太聊着过去的事，让齐老太感慨了好一阵子，可是最后，赵主任还是两手一摊——这个证明，没法开。齐天大圣只是个外号，外号怎么能证明身份呢？



齐老太直直地瞪着赵主任，问：“那我这包裹不领了？”

赵主任挠挠头说：“这样吧，我以居委会的名义给你打个申请报告，你去派出所，看看那里能不能给你出具一个证明，成吗？”

就这样，齐老太拿着申请来到了派出所。接待齐老太的是个小年轻。小年轻一听，皱着眉语重心长地说：“阿姨，派出所是你们开玩笑的地方？您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怎么越活越像个孩子，谁能证明您是齐天大圣？嗯？我告诉您，能证明您是齐天大圣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如来佛祖！要不，您去找他吧。”

说完，小年轻低头干起自己的活来，把齐老太晾在了一边。

齐老太被小年轻一顿抢白，眼泪都快下来了。真没想到，老伴弄的这个包裹，给她惹来了这么多麻烦。齐老太含着委屈的泪水，正准备离开，李所长刚巧走了过来。李所长看见齐老太失落的模样，连忙问小年轻是怎么回事。小年轻拿出那张申请报告，又好气又好笑地说明了原委。李所长听完，狠狠地瞪了小年轻一眼：“这报告我们同意不了，难道不能另外想想办法？”说罢，李所长叫住了齐老太，将她

扶进了办公室。

李所长详细地询问了情况，齐老太把包裹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，最后伤心地说，以前家里遇上一点棘手的事，都是老伴去处理，自己从来没过问过，想不到如今老伴一走，自己面对很多问题只能束手无策。齐老太说着说着，说到动情处，眼泪不由得又下来了。

李所长听完这些，宽慰齐老太道：“虽然您这个申请我们不能同意，但您想过没有，您的老伴已经去世三个月了，这个包裹会是从哪儿寄来的呢？”

齐老太摇头，她一直觉得老伴既然这样做，肯定有他的道理，等取到包裹以后，一切自会水落石出的。李所长让齐老太拿来包裹单，仔细地看了看，说：“虽然包裹是用昵称寄给您的，但寄件人却不是您的老伴。这样吧，我先帮您查查寄件人到底是谁，问问寄件人，不也能知道一二吗？”

齐老太一听，连连点头，还是所长考虑事情周到，她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办法。

没过多久，李所长就告诉齐老太：“查出来了，寄件人是本市的一个慢递公司。包裹是您的老伴寄存在他们那里，指定日期寄出的。



现在好办了，包裹无人认领，查无此人就会退回去。到时我们拿您老伴生前的身份证明，就可以从慢递公司将包裹取出来，您看行吗？”

慢递公司？齐老太惊奇地张大了嘴，她只听说过快递公司，还有慢递公司？李所长笑了，说这个世界上人们有各种各样的需求，当然也就应运而生了一些奇怪的行业，慢递公司就是一个典型，比如很多人喜欢给未来的自己写一封信，等过些时日再让慢递公司寄给自己。

齐老太这才明白过来，但她还是不能理解，老伴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周折寄这个包裹，难道是故意

和自己开玩笑？这一切，恐怕要等拿到包裹才能见分晓了。

过了几天，齐老太在李所长的帮助下，终于如愿以偿地拿到了那个包裹。打开包裹，齐老太的泪水再次决堤，里面全都是老伴精心包装的一些小物件，这些物件都曾是齐老太送给老伴的，这些年，老伴一直珍藏着。除了这些物件，还有一封信，信的开头依然是“亲爱的齐天大圣”。信件里，老伴说明了这么做的原由。

老伴知道自己走了之后，齐老太肯定不愿出门走动，会独自关在屋里一个人伤心，所以决定找点事让齐老太做。他把这个包裹寄存在慢递公司，故意将收件人写成“齐天大圣”。如果齐老太能如愿地拿到这个包裹，证明有好心人在帮助她，那么她就会知道多出来走动的好处。如果拿不到这个包裹，她肯定会一直寻找下去，那么她依然会接触到许多人，至少也能和人说话，比一个人闷在家里伤心要好。

看完老伴的信，想着老伴的良苦用心，齐老太禁不住又破涕为笑了。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

· 网文热读 ·

歌剧明星受到一次特殊的演出邀请，合同报酬优厚，但有一个条件——无论演出过程中发生什么奇怪的事，都不能提问……

# 原始丛林音乐会



**拉**齐奥是一位歌剧明星，他应邀来到巴西演出。演出的几周内，他到处受到热情款待。旅程就要结束的前两天，有人敲响了拉齐奥住的酒店房间的门。

拉齐奥打开门，门外是一个身材矮小、穿着深蓝色西装的男人，他露出礼貌的微笑，说：“是拉齐奥先生吗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保罗，是玛瑙斯剧院的经理，我们想邀请您过来开六场音乐会，并将支

付十万美元作为报酬。”

十万美元，这个出价可不赖！经理还承诺，如果拉齐奥愿意过来，立刻就可以得到五万美元的定金。

如此优厚的条件，叫拉齐奥怎能拒绝呢？不过，最后经理郑重道：“拉齐奥先生，我们的合同有一个小小的前提，那就是无论发生了什么，您都不能提出问题！”

拉齐奥脱口道：“但是为什么呢？”



经理摇摇头：“不可以提问，拉齐奥先生，无论如何都不可以。”

两天之后，拉齐奥准时到达了机场的出发大厅。几小时后，飞机降落在了玛瑙斯，这座城市位于亚马逊丛林腹地，被称为“森林之城”。拉齐奥稍事休息后，便前往歌剧院，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大吃一惊——这座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建筑早已破旧不堪，废弃多时。

拉齐奥满心疑惑地回到宾馆，这时，经理终于出现了。拉齐奥冲向他，一把揪住他的衣领：“你听好了，刚刚我看到歌剧院了，一片废墟，纯粹是一片废墟！”

经理看起来有点不安，他解释说：“您说得对，我之前没有跟您说出全部的事实。您的音乐会不在歌剧院举行，除此以外，要举行的也不是当初我跟您说的六场音乐会，而是一场音乐会。”

拉齐奥一头雾水：十万美元只办一场音乐会？这真是前所未闻，而音乐会不在歌剧院办，又能在哪儿办呢？

经理安抚道：“拉齐奥先生，到时您只需要唱

歌就行了，其余的什么都不用担心。”接着他拿出一本支票，开出剩下的一半报酬五万美元，并约定第二天晚上八点过来接拉齐奥。

第二天晚上八点，经理如期而至。车子在颠簸的路上一路前行，渐渐驶入了丛林深处，拉齐奥坐在车上，觉得世界上再不会有其他地方像这里一样昏暗、沉寂了。他心里越来越后悔：为了十万美元来进行这样的冒险，简直蠢到家了，他怀疑自己很可能被绑架了，这是个阴谋！

就在他的心提到嗓子眼的时





候，车子停住了。经理友好地微笑着说：“就是这里了。”

拉齐奥下车后惊讶地发现，在原始丛林深处，搭建着一座崭新的歌剧院。他走到舞台上，伴奏已经坐在钢琴前了，他就要在这里一展歌喉。

拉齐奥登台时通常会有掌声，但这里只有寂静。拉齐奥往台下看去，奇怪的是，台下观众人数并不少——起码得有几百号人。问题是，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？为什么他们要在原始丛林里听他唱歌呢？还有，为什么他们不鼓掌，这些……这些难道是不愿被人认出来的鬼魂？

钢琴伴奏开始弹奏《塞维利亚理发师》的选段。拉齐奥抛开杂念，唱了起来。他有些胆怯，有些迟疑，第一段演唱结束，同样没有掌声，没有任何声音。拉齐奥拿出手帕，擦了擦汗，他感觉就好像是在评委或者是老师面前唱歌一样。虽然没有掌声，但有一点拉齐奥可以肯定：这些幽灵一样的观众在认真听他唱，并且很敬重他。

渐渐地，他的恐惧消失了，他能感觉到，自己和这些沉默的观众的交流非常密切。此时他只有一个

念头——一定要做到最好。又过了一小时，幕布静静地降下，演出结束了。经理冲向拉齐奥，看得出，这个小个子男人深受感动，他久久地握着拉齐奥的手，连声说：“谢谢，先生！谢谢，您表现得好了，谢谢！”拉齐奥这时候也没有提出问题，他已经被这一天发生的离奇事情弄得精疲力竭了。

许久之后，拉齐奥才得知了这个让人难以置信的真相。当他向一个巴西的医生朋友讲述他的奇遇时，朋友呆住了，嗫嚅道：“也就是说，这是真的。”这位医生继续讲述道：“我听说，离玛瑙斯大约20公里远有一个村庄，谁都不能进入，那里叫麻风村。是的，我的朋友，您为一群麻风病人开了一场音乐会。”

拉齐奥久久地抱着头，思索着：“但是为什么，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那个经理是假冒的，那他为什么给了十万美元呢？”

朋友答道：“看来，这个假冒的经理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亿万富翁，也许是一个慈善家……谁知道呢，也许观众里有一个对他来说十分珍贵的相识。”

（推荐者：余娟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# 一头白发



文慧去美国当了两年陪读夫人，终于带着刚满一周岁的小儿子，与丈夫一起回到家中。可是，她还没有从团圆的欣喜中回过味来，就被住校归来的女儿震惊得说不出话来。

女儿给父母的见面礼，是她这样一副新形象：两边的耳朵打上了八个耳洞，左边三个，右边五个，挂满了千奇百怪的耳钉；更惊人的的是她的头发，染成了一种奇异的银白色，不对，不只是纯粹银白，而是银白中夹杂着银灰与灰白，有伍子胥一夜白了头的感觉。

还没等文慧说话，女儿先发制人，侃侃而谈：“别出口教训我啊，我没受啥刺激，我没有早恋，也不是存心气你们。我就是想在17岁生日之前尝试一下自由是什么滋味。什么都被管得死死的，不给染发，不给脱下校裤穿黑丝袜……我还偏就这么干了，怎么着？就算染了白发，我不还是原来的我？”女儿的脸上挂满了对规章制度的轻蔑。

文慧思量半晌，尽量放平声音说：“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了，你当姐姐了。我猜，这个新角色让你很不适应？”

女儿像被戳了一针一样眉头一





跳，随即又恢复了满不在乎的神情：“随你怎么想，反正我已经染了‘奶奶灰’，就别动脑筋说服我染回黑发，别白费功夫。”

文慧暗暗庆幸两年前让女儿上了国际高中，不过她也不能确信，女儿的班导、那个严谨的英国老头看到这一头银发，会一笑置之。果然，周一，英国老师的QQ视频就来了。他是这样汇报的：“您女儿说染发是母女分离两年后，送给您的别致礼物……我被这创见折服，所以建议您女儿在下周做一次班级演讲，讲述的题目是‘分离让我成长’，您觉得怎么样？”

文慧紧张的表情顿时松弛下来。英国佬在视频那头眨了眨他灰绿色的眼睛：“文女士，我们英国有一句老话，叫‘有一种温柔陪伴，就是在孩子青春期干出格事时，什么也别做’。孩子的觉醒与自我管理，是需要等待的。尽管这等待，对我们而言，是种煎熬。”

没错，文慧只有等下去。

女儿用一头白发亮出了挑战的旗帜，向忽略了她两年的父母挑战，满以为会受到强烈的反击，却没想到，班导和妈妈都放过了她，她顿时像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一样，有

点无趣，也有点下不来台。

而文慧呢，她眼瞅着女儿的白发下面生出了黑发，衬得女儿像个大病初愈的人一样，却不能命令她染回黑发。每到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她就默念英国佬的话：有一种温柔陪伴，就是什么也别做。

终于有一天，女儿宣布，她要去染回黑发了。

文慧很惊讶，女儿就说了她的遭遇：国际高中的学生接下了帮教社区里一个孤儿的任务。现在，任务接力相传，传到了女儿所在小组。女儿与同伴去为那孩子上英语课时，孩子年迈的奶奶一直在忧心忡忡地瞅着她。

临别，老人单独叫住了文慧的女儿，她颤颤巍巍从床头柜里摸出了一包东西，非要塞在白头发女学生的书包里。老人还说：“有什么烦心事别搁在心里。你看，奶奶这辈子只剩下小孙子相依为命，头发都不像你愁得这样白。”

那天晚上，文慧的女儿从书包里拿出了孤儿奶奶赠送给自己的礼物，忍不住眼热鼻酸：那是半包黑芝麻糊，民间相传能让白发转黑的香甜物什！

（作者：王 文；推荐者：周继红）

（题图：孙小片）



# 抢红包

□ 王乃飞

么，当她走到离家不远的一处偏僻地带，突然闪出几个人来，其中一个从后面把张燕抱住，一把刀子抵在她脖子上。张燕吓得惊叫了一声，背后的人说：“别喊，再喊就要你的命！”

听那声音，还在变声期，估计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，张燕定了定神，说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另一个声音说：“我们就想要钱，老老实实地给我们钱，什么事也没有。”

张燕学过青少年心理学，这几个人说话时声音有些急促，说明他们心里也很紧张。这时，有一个人用手去撻张燕肩头的挎包，张燕心

**张**燕是市里六中的老师。这天晚上，她到一个学生家里家访，家访结束，时间已很晚了。张燕一路上想着学生的事，等一回神，注意到周围的环境，不禁吓了一跳：这里漆黑一片，如果有坏人可怎么办呀？

张燕在心里安慰自己，哪有那么多坏人，一边故作轻松地哼着调子，一边往前走。真是怕什么来什



· 新传说 ·

里有数，她出门时只带了些零钱，还有一个手机、一些化妆品，别的就没有了。

果然，那几个人没翻着什么，都有些失望，一个人小声嘀咕：“才几块钱，怎么办？”

另一个说：“我看这手机能值两个钱，不如拿去卖了。”

张燕一阵心疼，那手机可是她刚花了三千多块钱买的呀，她脑子里想着对策，突然说：“手机上有卫星定位，你们要是拿去了，很快就会查出你们来的。”

张燕这话还真管用，几个人没拿着她的手机跑开，而是站在原地面面相觑。张燕趁机说：“现在谁出门还带钱呀，一部手机到哪里都能付钱。你们放开我，我手机里有钱，给你们发红包行吗？”

几个人犹豫了一下，张燕背后那人说：“我们放了你，你跑了怎么办？”

张燕装作轻松地一笑，说：“你们几个大男人，还害怕我一个小女人吗？”

那几个人用眼神交流了一下，真就把张燕给放了。张燕一下子轻松了，她伸展一下胳膊，一回身，这才见到劫持她的是三个男孩，一个穿着红衬衫，一个戴着眼镜，一

个染着黄头发。那个染黄发的手里拿着把刀子，就是从背后抱住她的人。他们的年龄果然都不大，应该没超过十八，但光线太暗，具体面目却看不清。

三个人把张燕围住，害怕她跑了。张燕借着手机屏幕的光，打开微信，说：“你们想要多少钱？”

三个男孩想了想，其中一个说：“就要五百吧，够买游戏装备就行。”

张燕说：“谁加我，我给他发五百块钱，你们回去再分行吗？”

“黄头发”却警觉了起来：“不行，我加了你，你再报案，查出我的号来，我不就完了吗？”

张燕一笑，说：“才五百块钱，人家也不立案呀，再说我是给你们发红包，有什么证据说你们抢我的钱了？”

三个男孩一听也有理，黄头发就说：“好，我加你。”“眼镜”和“红衬衫”却不干了，对黄头发说：“不行，我们又不认识你，你拿着红包走了，我们到哪里找你去？”

张燕这才知道，这三个男孩还不是在一起的，她灵机一动，说：“那也好办，我临时创建个群，把你们都加进去，我发红包你们抢，谁抢得多算谁的，等抢完了我再解散群，怎么样？”



三个男孩一听说抢红包，一下子提起了兴趣，直说好。

很快，张燕就创建了一个群，把三个男孩都加了进去。张燕先发了一百块钱三个包，结果，黄头发抢了五十多，眼镜抢了四十多，红衬衫才抢了不到十块钱。红衬衫不高兴地说：“不行，不行，太不公平了，再来一个。”

张燕又发了个一百的，这回红衬衫抢了七十多，眼镜抢了二十多，黄头发才抢了不到五块。黄头发说：

“这差距也太大了，不行，再来！”

张燕又发了个一百的，三个男孩都盯着手机，红包一发出，就迫不及待地开抢，结果这回的幸运王成了眼镜，他抢了六十多。那两个人直说运气不好，叫再来。

一会儿工夫，张燕已连着发了好几个红包，三个男孩意犹未尽，都沉浸在抢红包的乐趣中。

就在这时，他们背后悄无声息地多了一个人，那是个身材高大的警察。等他咳了一声，三个男孩回头看到他身穿的警服，才意识到事情不妙：他们是来抢劫的，不是来抢红包的呀！

警察走近了他们，问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

三个男孩吞吞吐吐地说不出话，关键时刻，还是张燕开口了：“这是我的三个学生，我们在‘发红包’玩呢。”

警察狐疑地看着他们，张燕对着警察使了一个眼色，警察看了看张燕，便说：“天不早了，早点回家睡觉吧，这种地方，遇上坏人怎么办？”

等警察走了，张燕又拿起手机来，说：“来，咱继续发。”

这回，三个男孩却没拿手机，





· 新传说 ·

黄头发看着张燕，说：“阿姨，你是个好人，刚才你如果一喊，我们就完了。”

张燕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在我眼里，你们都还小着呢，特别是玩起来，多像孩子呀！”

三个男孩一听，都哭了，红衬衫说：“阿姨，对不起，是我们错了。刚才你发了七八百吧，我们再把钱退给你吧。”

张燕却笑着说：“给你们的就给你们了，不过有件事我很担心，你们现在正是读书的年龄，怎么会半夜出来干这种事？你们的爸妈能放心吗？”

三个男孩都低下了头，跟张燕说了各自的经历：

原来，这三个男孩只是偶尔在网吧里认识的，他们玩游戏玩得手里没钱了，便商量着出来抢两个钱，于是就有了刚才发生的那一幕。黄头发是从农村家里跑出来的，因为玩游戏入了迷，成绩下降，父亲打他，他一赌气就跑出来了。眼镜的父亲是个民工，把他接到城里来读书，可他却迷上了打游戏，每天撒谎说上学，其实泡在网吧里。而红衬衫的家就在市里，他也迷上了一款网络游戏，因为买游戏装备，手里没了钱……

张燕就劝三个男孩：“还是回去好好念书吧，你们的父母都不容易。你们不回家，他们还不定多担心呢！”

黄头发就说：“谢谢阿姨，我们再也不干这种荒唐事了。”

张燕说：“实不相瞒，我是一个高中老师，说不定你们将来还会成为我的学生呢！”

眼镜有些担忧地说：“如果我们真成了你的学生，你会对我们有坏印象吗？”

张燕笑了，说：“天这么黑，我都没看清你们长什么样呢。好了，别想那么多了，回去好好休息吧。”

那三个人说了声：“老师再见！”张燕说：“好，回去可要好好学习的呀，将来我还要教你们呢！”

三个男孩就消失在夜色中。

张燕看着三个孩子离开的方向，心想，好险呀！其实，刚才过来的那个警察，是张燕的男朋友。她在发红包的时候，悄悄给男朋友发微信共享了自己所在的位置，可等男朋友来了，看到这三个孩子稚气未脱的样子，她又不忍心了。他们要是被警察带走了，那就是一生的污点呀，于是她对男朋友撒了个谎……

（题图、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# 成功案例

□ 蔡美美



王枫是一家保险公司的金牌销售。最近，公司让他带教新来的女推销员郑欣。郑欣半开玩笑地叫王枫师父，王枫也不推辞，还颇为自得地说：“我比你入行的时间也长不了多少，但再做一个大单，我就升职了。跟着我，你能学到不少东西。”

这天，两人到一个居民区推销保险。这个老式小区没有电梯，下楼的时候，郑欣走得腿都软了。这时，从下面走上来一个老人，提着一大包东西，走几步就要靠着扶手

休息一阵。王枫热情地上前和老人寒暄，一手扶着老人，一手帮他提东西，一直把老人送到五楼的家中。老人很是感激，热情地招呼他们坐下喝茶。原来老人姓钟，无儿无女，王枫问长问短，和老人聊得很开心。

从钟伯家出来，王枫对郑欣说：“你别光顾着玩手机，咱们国家如今进入老龄化社会了，老人可是咱们的主要客户源呢！”

过了两天，王枫叫上郑欣，一起去看望钟伯。在楼下，他买了一包李子，郑欣说：“你怎么买这个？”



· 新传说 ·

这东西很酸，钟伯怕吃不了。”王枫却说：“我保证他会喜欢。”郑欣不以为然。

没想到，钟伯看到李子，真的很高兴，说自己从小就喜欢吃李子。从钟伯家出来，郑欣好奇地问王枫怎么知道钟伯喜欢李子，王枫说：“我上次帮他提的东西里就有一包李子，钟伯独居，这李子只能是他自己吃的。细心观察，了解潜在客户喜欢什么，投其所好，是我们成功的重要一步。”

此后，王枫一有空就去钟伯家，每次去都不忘带点老人喜欢的东西。去的次数多了，郑欣就有些不理解，心想：钟伯是个独居老人，能舍得拿多少钱出来买保险？值得投入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吗？王枫看出了她的心思，就说：“钟伯是一个潜在的大客户，我升职就靠这一单了，不信咱们骑驴看唱本——走着瞧。”

有一天，从不迟到的王枫突然没来上班，郑欣打电话一问，才知道钟伯生病住院，王枫请假照顾他。此后半个月，王枫白天上班，晚上到医院照顾钟伯，忙得人都瘦了一圈。这天，钟伯出院，王枫和郑欣一起去接钟伯回家。

晚上，钟伯死活留他们吃饭，

还拿出了珍藏多年的酒，说是心里高兴，要二人陪他喝一杯。王枫忙里忙外，张罗了一桌菜。钟伯喝着酒，突然老泪纵横：“好久都没有这样的感觉了，这才像个家的样子嘛。这次多亏了王枫，我这条老命才能捡回来，经历了这次，我有个想法，可又不好意思说出来。”

王枫忙问他有什么想法，钟伯迟疑了一下说：“我倚老卖老，就说了吧——我想收你做我的儿子。其实这段时间，你这样细心地照顾我，我已经把你当亲人了。你给我说过理财买保险的事，我也不大懂，我有点积蓄，都交给你去打理吧。我呢，没什么特别的要求，只想你能照顾我到老，像一家人一样过日子，你愿意吗？”

王枫和郑欣都愣住了。良久，王枫激动地说：“我父亲去世得早，能有你这样的一个父亲，我很高兴。”说完，他把钟伯扶到椅子上坐好，叫了一声“爸”，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。钟伯高兴得合不拢嘴，他拿出一把钥匙交给王枫：“孩子，这是大门钥匙，从此，这里就是你的家了。”一旁的郑欣看得眼眶也湿了。

此后，王枫几乎一有空就回“家”，郑欣也去过几次，发现父子



俩相处得十分融洽。不久后，钟伯通过王枫买了一大笔保险，还把三十万元现金交给王枫全权代理，购买了理财产品。有了这个大单，王枫顺利升职，成了公司最年轻的主管。郑欣敬佩不已，一次偷偷问王枫：“你怎么知道钟伯是一个大客户？他看起来不像有钱人啊！”

王枫笑道：“我为什么带你去那个又破又老的小区？因为那个小区里住的，大都是刚从市中心黄金地段拆迁出来的人，他们买了那儿的低价二手房，手里还剩下一大笔拆迁款，所以嘛……”郑欣竖起大拇指，由衷佩服。

王枫升了职，公司安排他去国外进修一个月。临行前，他嘱咐郑欣帮他照顾钟伯。一天，王枫打来电话说：“上次认亲后，因为很忙，有一件重要的事一直没处理，你帮我办一下。”郑欣忙问是什么事。王枫说：“我想写一份确定父子关系的协议，你帮我拟一下，就算是你的出师考核吧。”

郑欣写了协议，发给王枫看了，王枫却不满意：“协议不需要太多煽情的言词，关键是我和我爸的权利和义务要写清楚。”他修改了协议，郑欣发现上面写得非常详细，比如王枫每周看望钟伯不得少于三

次，每半年带钟伯去旅游一次，每年给钟伯做一次全面体检，钟伯的财产由王枫全权打理，收益全归钟伯等。甚至钟伯生病至少探视几次，费用怎么分摊等，都写得非常明白。

郑欣看了暗暗点头，这份协议把王枫的义务规定得非常详尽，钟伯看了一定高兴。按照王枫的指点，她把协议用大号字体打印出来，拿去给钟伯看。钟伯正在做饭，摆了摆手说：“你放那儿吧，我有空再看。”

王枫不在，郑欣必须独当一面，她忙得不可开交，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没去看望钟伯。好在王枫进修结束回来了，郑欣去看他，王枫的脸色很不好，他拿出一个信封给郑欣看：“我一回来，就收到这个。”郑欣一看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那竟然是一张法院的传票！原来钟伯把王枫告了，说王枫骗了他，要求解除父子关系，并要求王枫立即返还买保险和理财的钱。

郑欣说：“怎么会这样呢？上次你那份协议，对老人家很有利，老人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”

王枫摇头叹息：“我也不敢相信。在国外的時候，有一次爸突然在电话里问我是不是在骗他，我以





· 新传说 ·

为他开玩笑呢。后来的两次电话他都要求我马上还钱，我说那钱已经买了理财，没有到期是不能取出来的，他更认定我是骗他，说要和我脱离关系。我以为他只是说说气话，没想到，他真的把我告了。这样的官司，法院一般会偏向弱势的一方，到时候如果强行退出理财，不仅爸的财产损失很大，还会影响我的业绩，这不是两败俱伤吗？”

郑欣听了也很担心，她皱着眉头想了想，突然眼前一亮，说：“这个案子，我有对你有利的证据。”王枫忙问她有什么证据，郑欣说：“那天钟伯认你做儿子，主动让你打理财产，我趁你俩不注意，用手机录了一段视频。”王枫问：“你怎么会想到录视频呢？”郑欣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只是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推销保险的成功案例，所以记录下来方便学习。”

王枫点点头说：“有了这证据，这官司我们多半能赢，只怕到时候，损失最大的，是我爸……”他打开视频看了看，苦笑着自言自语：“成功

案例……这算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吗？”

过了几天，郑欣突然接到王枫的电话，约她出去。见了面，王枫说：“这几天我思前想后，觉得还是因为我上次拟的那份协议不够好，让爸不放心，所以他才会怀疑我。我又重新拟了一份，你看看。”郑欣看了协议，发现比上次的更详尽了，还增加了王枫如果不履行协议的惩罚条款。

郑欣陪王枫去见钟伯。到了钟伯家门口，敲门没人应，王枫掏出钥匙，却怎么也打不开，这才发现锁已经换了。王枫的脸色很难看，垂头丧气地正要走，身后突然响起





了一个声音：“有什么事，进去说吧。”原来是钟伯回来了，他的脸色也很不好。

进了门，王枫恭恭敬敬地叫了声：“爸。”又递上从国外带回来的礼品。钟伯“哼”了一声，既没答应，也不接东西。王枫诚恳地说：“爸，我知道上次写的那份协议不够完善，让你担心了。我重新写了一份，你看看吧，如果不满意，我还可以再修改。”

钟伯接过协议扫了一眼，突然发火了：“你又写了一份协议，你知道是什么东西让我生气吗？就是这狗屁协议啊！如果你真当我是你爸，会规定一周来看我几次吗？说到底，你根本就没当我是你爸，你只是在推销保险。你这张协议，让我更没安全感了，对着这张纸，我天天都睡不着，觉得自己被骗了。那天正好区里法官来社区搞咨询，我就把你告了。别说那么多了，我只想快点把钱还我。”

王枫愣住了，良久，他声音哽咽地说：“爸，我知道错了。一开始，我的确是把我们的关系当作一单业务来处理的，可是渐渐地，我觉得和你在一起，聊聊天做做家务，非常放松。再后来，我一下班就不由自主地往这里跑，我对同事也常常

自豪地说：“我要回家了，我爸在等我。”我是真的把这里当作家了。爸，我知道现在说什么你也不会相信了，我同意解除关系，把钱都还给你。”

郑欣瞪大了眼睛：“师父，你可得想清楚，打官司你不会输的。”

王枫说：“我知道这官司我会赢。如果是一个普通客户，我一定和他打官司，可是我不想和爸对簿公堂。爸，请允许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，明天我会带文件来，让你签字，把钱还你。”他又苦笑着对郑欣说：“以后你别叫我师父了，你从我这里学到的，是一个失败的案例。我一直在教你怎样把合同写得更周密详尽，可是现在我才明白，有些东西，是合同无法保障，更不能替代的。”

第二天，郑欣和王枫带着文件来到钟伯家，敲门没人应。王枫看了看门锁，若有所思地掏出钥匙插进锁孔试了试，门竟然开了。锁换回去了！钟伯不在家，桌子上有张字条，上面写着几句话：“孩子，我消气了。我去买菜了，你们俩中午在家吃饭。”

王枫叫了一声“爸”，禁不住泪流满面。

（题图、插图：豆薇）



# 『不吃亏』吃大亏

□ 陈 墨



上 世纪六十年代，卫城机修厂有个尽人皆知的“不吃亏”。此人精明过人，见老虎烧香，见兔子开枪，与人相处，净占便宜从不吃亏，所以人送外号“不吃亏”。

那年，“不吃亏”的表姐夫当上了副厂长，他也跟着鸡犬升天，当上了行政科的科长。

当上科长没多久，正逢雨季，“不吃亏”特别高兴，为啥呢？雨季时，厂区后面那片职工宿舍院常有屋子漏雨，来行政科登记修房的职工前脚赶后脚。“不吃亏”每次去

勘察房屋，总是利用午休时间——当时正是困难时期，粮油菜都凭本定量供应，“不吃亏”是个骆驼胃，饭量奇大，他吃自家的粮肉疼，这回终于找到了吃白食的好机会。

这天，午休铃一响，“不吃亏”照例磨蹭了一会儿，才不紧不慢地朝宿舍院儿走去。他磨蹭这一会儿为的是留出别人做饭的时间，好让自己一到就能赶上饭口。

“不吃亏”踱出厂区，忽然，他下意识地紧抽了几下鼻子，咦？空气中竟然有股从没闻过的奇香，



他深吸了几口气后，点了点头，凭着经验朝宿舍七号院儿而去。

今天，七号院儿搬来了一对新婚夫妻，丈夫叫石文，是机修厂财务科的会计，性格木讷老实。妻子叫刘芳，是个十九岁的乡下姑娘，她模样俏美，手脚麻利，人也十分好强。

此时，在七号院儿的院子当中，摆着一个大煤球炉子，炉子上坐着一口大铁锅，锅里的水正不断地翻滚。这是石文和刘芳准备请院儿里的邻居们吃一顿搬家“顺喜面”。

搬家吃“顺喜面”是卫城的老例儿，面卤讲究用“三鲜红卤”，面则越长越好，无论多大一碗，都要用一根面把它盘满，寓意搬家后的日子又顺又长。但当时人们都困难，这“顺喜面”也少了好多讲究，往往是去粮店买几斤机轧的切面回来一煮，一人一碗，简单实惠。

刘芳因为年轻好强，又会祖传的抻面手艺，所以想在大家面前露一手。就见她一挥一舞之间，手里的面团变成了一根根又细又长的面丝。她“刷”一下将面丝抖入大铁锅中，片刻，面丝便随着沸腾的水探出头来，恰如龙须出海。刘芳右手用筷子挑住一根面头往空中一抖，左手拿碗去接，这根面条稳稳

地盘入碗里。好家伙，竟真的是一根面盘了一碗！

刘芳再往面碗里浇上“三鲜红卤”，顿时阵阵鲜香扑鼻，邻居们迫不及待地大口吃起来。

此时，刘芳注意到，隔壁屋的李老太一直没出屋。李老太的老伴活着时是机修厂的锅炉工，李老太本人聋哑，虽听说她性格孤僻，不爱跟人打交道，但刘芳觉得今天自家请客，不想落下这个老人。

刘芳端着面推开李老太的屋门。见刘芳进来，李老太慢慢坐起身，刘芳把手里的面碗向她示意一下，比画着让她赶紧吃面。李老太接过面，那没有表情的脸上有些动容，正在这时，就听院子里传来一声：“吃什么呢，这么香啊？”

“不吃亏”驾到。

见“不吃亏”进来，石文不敢怠慢，忙站起身请他进屋里坐，又招呼刘芳赶紧抻面。

刘芳抻面煮面，“不吃亏”一会儿便将面尽数吃进了肚。他抹了抹嘴，冲着石文来了句：“怎么，把馋虫勾上来了不管饱啊？”石文赶紧陪着笑脸说：“今天不知道您来，要是知道就多和些面了。”

“那行，今天晚上我还来吃面。”“不吃亏”一双豆眼瞟了一下



· 新传说 ·

刘芳，冲石文说道。

这个“不吃亏”，吃着白食还要泛坏水，他刚才看刘芳抻面就一直在心痒。“公看前胸母看腰”，不说人家这张脸蛋，光看那小腰，就能甩自家婆娘八条街，石文这窝囊废竟娶了个这么漂亮的老婆，“不吃亏”心里愤愤不平。

也就从那时开始，“不吃亏”成了石文家的常客，他一来就点名要吃刘芳做的面。刘芳没户口，她和石文两人吃一个人的口粮，很快，她结婚时从娘家带过来的那袋白面就见底了。

这天，“不吃亏”又来了，刘芳又恼又恨，恼的是明知“不吃亏”来吃白食却不敢得罪他，恨的是这“不吃亏”越来越放肆，几次偷瞟自己的眼神想想都恶心。

等刘芳拿出面袋，眼泪就下来了，面袋空空如也，这可怎么办？正在为难，一盆和好的白面递到刘芳跟前，刘芳一抬头，竟是隔壁李老太。李老太朝刘芳点点头，放下面盆走了。

因为刘芳心地善良，看李老太一人可怜，有时就给她端过去些吃的或帮她干点活，哪想这李老太有心，关

键时候竟送给自己一盆面。刘芳擦擦眼泪，用这盆面做起了面条，心里暗下决定，今天要向“不吃亏”下逐客令。

待“不吃亏”吃饱要走，刘芳赶紧从小厨房里拿出空面袋，朝着“不吃亏”抖了抖，说：“科长，您看这面袋子已经空了，我家这点口粮可禁不住您这么来吃……”

不料“不吃亏”根本不当回事，他“扑哧”一笑，说：“我可是一次也没吃饱，这样吧，明天你若能让我吃饱了，我就再也不来了。”

当晚，刘芳气得睡不着，又躲进小厨房偷着抹眼泪。就在这时，李老太来了，她一脸关切地看着刘芳，拿过个凳子坐在了刘芳对面。

刘芳正憋屈得难受，此时她也不管李老太听得见听不见，便诉说





起这段日子的委屈来，当说到“不吃亏”提出“吃饱”的无理要求，不禁又气恼得流下泪来。李老太站起身，掏出手帕给刘芳擦了擦泪水，从嗓子里咕噜出了一句：“孩子，不用担心，我有办法。”

刘芳惊讶地瞪大了眼睛：李老太听得见！李老太告诉刘芳，其实她的聋哑是因她对世事麻木，不和人说话，被人误传的。

此时，李老太抚着刘芳的肩说：“明天我给‘不吃亏’做一顿‘五彩面’，保证他从此不再来搅扰你。”

“五彩面”是什么？能填饱“不吃亏”那无底洞一样的胃口吗？刘芳心里满是疑惑。李老太却让刘芳赶紧去睡觉，说一切包在自己身上。

转天，刘芳早早起来，到隔壁一看，连李老太的人影也没见到。一直等到下午，才见李老太提了个兜子回来，她神秘地把刘芳拉到小厨房，从兜子里依次掏出了五个小布袋，布袋里分别装着红、绿、黄、白、黑五种颜色的面粉，最后又从兜子里掏出来一大块新鲜羊肉。这些都是她一早去近郊淘换来的。

当天下班后，“不吃亏”很守信用地又来了，他熟门熟路地进门就坐，此时，一盆羊肉红卤已摆在了饭桌上。很快，刘芳端过来一大

海碗面条，一看这碗面，“不吃亏”两眼立刻瞪得溜圆——碗里红、绿、黄、白、黑五种颜色的面条交相辉映，散发着阵阵异香。“不吃亏”心里乐开了花，他毫不客气地足足浇上羊肉红卤，便大口吃起来，很快，又吃了个卤干面净。

当天晚上，“不吃亏”没有睡觉，因为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撑着了！有人看到“不吃亏”在空旷的厂区里，时而双手抚胸，时而挺肚仰天，足足地溜了一宿。

原来，这“五彩面”是用红豆、绿豆、黄豆、白豆、黑豆磨出来的豆面抻出的面。豆面遇水发涨，而羊肉又属热性，吃多了就口渴。“不吃亏”吃完面后因口渴不断喝水，越喝水，胃里的豆面就泡得越大，把他撑得肠胀肚胀。自此，他落下个一见面条就忍不住呕吐的毛病。

那天，“不吃亏”当副厂长的表姐夫嫁闺女，觥筹交错中，一盘精心制作的喜面被端上了桌。就在众人一片赞好声中，“不吃亏”竟然冲着喜面狂呕，好好的一盘喜面全给糟蹋了。表姐夫立时黑了脸，不久，“不吃亏”就被罢去了行政科长一职。

（题图、插图：潘胜奎）



# 咋就这么巧



□ 徐嘉青

马晓苏按揭在启明小区买了套房子，盼星星盼月亮，总算把钥匙拿到手了。钥匙一到手，他就开始找人装修。这天，他到新房里查看装修情况，走到阳台上时，一只废弃的快递包装塑料袋缠住了左脚，他抬脚就把塑料袋踢到一边。塑料袋刚离开脚，刮来一阵风，它又不偏不倚地缠住了右脚。马晓苏索性俯下身，把塑料袋从右脚上揭下来，隔着窗子扔到了外面，心说

你不是缠人嘛，这下看你还缠不缠。

马晓苏正准备去另外的房间看看，忽然听到楼下有人高声喊叫：“谁这么缺德，往下乱扔东西！”

马晓苏把脑袋探出窗子一看，只见下面有个人正捂着脑袋，冲着楼上喊。马晓苏心想，自己不过是扔了一只塑料袋，就是从再高的地方掉下去，也不会把人给砸伤的，所以他根本没在意，查看完装修情况，吹着口哨下了楼。



到了楼下，刚才叫喊的人一手捂着脑袋，一手指点着冲着马晓苏走了过来，问：“你是不是姓马？”

马晓苏一愣，点了点头。那人说：“是叫马晓苏吧？”马晓苏又点了点头，那人一把抓住他的衣服说：“这下我可找着人了，楼层那么高，你往下乱扔啥东西？看把我的脑袋都给砸破了。要不是塑料袋上有你的名字，还真不好找你。”

马晓苏不相信地问：“我就扔了个塑料袋，还能把你给砸伤？”

那人说：“你这人还挺嘴硬的，你光扔了个塑料袋吗？里面可装着东西呢！”

马晓苏一听这话，也给搞愣了。他看了看那人刚才站的地方，自己丢下楼的塑料袋果然就在那儿躺着，让他奇怪的是，里面竟然多了个破旧的玩偶，应该就是这个玩偶砸伤了人。

围观群众见马晓苏狡辩，都纷纷批评他做事不地道。他一看眼前这架势，百口莫辩，无奈之下只得说：“真对不起，您看伤着哪儿了，我给您出医疗费。”

见马晓苏转变了态度，被砸伤的人不闹了，围观的人也就自行散去了。马晓苏决定领着对方到社区医院包扎一下，走到那只惹祸的塑

料袋旁边，他刚想一脚连同玩偶都踢走，转念一想，还是留着吧，说不定还能洗刷自己的不白之冤呢，于是就俯身捡了起来，塞到了包里。

经过医生检查，好在那人只受了点皮外伤，简单包扎了一下，又拿了点消炎药。临分手的时候，马晓苏从口袋里掏出两百块钱，递给他：“钱不多，你拿着，算我请你吃顿饭，赔个不是了。”

那人也没客气，接过钱塞到口袋里，说：“要是你一开始就这态度，还会受那么多批评吗？是自己犯的错，就得勇于承认。”

马晓苏望着那人远去的身影，心说咋这么倒霉，扔一个塑料袋，就掏了两百多块。他想起刚才装到包里的玩偶，打算拿出来看看上面是不是有什么线索，可是看了一圈，一个字也没发现。他使劲摇了摇，感觉玩偶里面像是有啥东西，就把玩偶翻过来，发现后面有个盖着盖子的孔，打开盖子一看，不觉呆住了，里面竟然有一枚亮光闪闪的钻石戒指。

马晓苏把戒指从玩偶里面拿出来，对着阳光一看，钻石发出璀璨的光芒。这下他更纳闷了，钻石戒指咋会被放到玩偶肚子里呢？这





· 新传说 ·

个玩偶又是怎么跑到自己扔下楼的塑料袋里的呢？他想得脑袋都疼了，也没想出一个所以然来，索性不再想了，带着戒指和玩偶转回到租住的房子。

刚打开门坐下来，手机就响了，一接通，对方就着急地问道：“您是不是捡到了个玩偶？”

马晓苏一听，故意装迷糊说：“什么玩偶？”

对方说：“在启明小区，有个人不是被装在塑料袋子里的玩偶给砸伤了吗？当时大家都认为您是乱扔东西的肇事者，后来您还领着伤者去看病了，那个玩偶也被您拿走了。我就是从伤者那儿要到您的手机号码的。”

马晓苏“哦”了一声，说：“是有这么一回事，谁让我乱扔东西呢？花钱买个教训呗。”

一听这话，对方急了：“那个玩偶在哪儿呢？”

马晓苏漫不经心地说：“你说那个破玩偶呀，看着晦气，我给扔了。”

对方急了，问：“扔

了？扔哪里了？”

马晓苏哼了一声说：“你是谁？管这么多干啥？”

对方说：“实话跟您说吧，我住您家楼上，那个玩偶是我扔的，谁知道那么巧，正好您往下扔塑料袋，玩偶偏偏掉进了您扔的塑料袋里，这才砸伤了人。当时我也听到吵闹了，原想承认，不是怕人家讹诈嘛，就没敢承认。”

马晓苏问：“哦，刚才我受那么多人指责，你不出来，现在倒自己出来了，你说吧，该咋办？”

对方爽快地说：“您花了多少钱我全都掏，还补偿您精神损失费，咋样？只不过您得把玩偶还给我。”





马晓苏一听，就知道对方肯定发现钻石戒指的事了，明说出来又怕自己不给，才这样说的。想到这里，他嘿嘿一笑说：“你不是想要玩偶，是想要钻戒吧？”

对方一愣，但马上就恢复了常态，说：“既然您都知道了，我也不藏着掖着了。我把钻戒藏在玩偶里，我老婆不知道，和我吵架时乱扔东西，就把玩偶给扔了。您说多少钱能还给我吧？”

马晓苏想了想说：“我这人做事最实在，是自己的东西，绝对不给人家，但不是自己的东西，白给我也不要。刚才我给人家看伤一共花了二百五十六块，你得把这个钱给我。”

对方一听，马上同意了。就这样，双方约定在出事地点见面。

马晓苏重新赶到启明小区后，就见一个年轻男子正在那栋楼下面等着，一见到他，马上就迎了过来，满脸堆笑地说：“这是三百块钱，您先拿着。”

马晓苏把钱接过来，细心地查验了一遍，然后掏出钱包，从里面点出四十四块钱，递过去说：“这是找你的。”

年轻男子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不用找了，其实我应该多给您一些的，

可又怕多给埋汰了您。钻戒能给我吗？”

马晓苏说：“急什么，我刚才不是给你说过了嘛，不是我的，白给也不要。”他的话刚一说完，一辆警车竟然驶了过来，车门打开后，从里面跳出两个警察来。

马晓苏从口袋里掏出钻戒，在年轻男子面前一晃，说：“我刚才还说了，是我的东西，绝对不给人家。我自己的钻戒，凭啥要给你呢？你也别抵赖，这钻戒内圈可是刻着我女朋友的名字。咱当着警察的面儿，你得把事情给说清楚！”

听到这话，年轻男子不由得低下了头。原来，前一段时间，马晓苏和女朋友来这看房，马晓苏想在新到手的房子里向女朋友求婚，不料从小区车库出来时，不小心把放在裤子口袋里的求婚钻戒给丢了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。事后马晓苏还贴出了寻物启事，可一连多天没有音讯，原想着再也找不到了，谁想到事情就这么巧，他扔了个塑料袋，竟把丢失的钻戒给砸出来了。

年轻男子说：“我捡了戒指后，也看到了寻物启事，但想发个小财，没想到咋就这么巧。唉，丢人呀，看来人还是不起贪念的好！”

（题图、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· 新传说 ·

□ 王 芬

# 狭路相逢



黄大姐是个人贩子，她外表憨厚老实，拐卖起孩子来却心狠手辣。这天，她在城里的超市门口偷偷抱走一个三岁左右男孩，给男孩喂了安眠药后，便抱着孩子跳上了一辆开往乡下的长途汽车。

车上人挺多，一个皮肤黝黑的男子给黄大姐让了座。黄大姐一边道谢，一边坐下了。

黄大姐的邻座是个年轻女子，她伸出一只手指，戳了戳黄大姐怀里孩子的脸，说：“你家孩子好可爱啊，让我抱抱好吗？”

黄大姐笑道：“好。”年轻女子抱过小孩后，便有一句没一句地和黄大姐聊了起来。女子说自己叫李颖，今天趁节假日回老家探亲。

聊着天，不知不觉就到了地方。下车后，李颖有点腼腆地对黄大姐说，她要去解个手，想麻烦黄大姐帮她拎一下背包，“黄大姐，等我回来了，我帮你抱孩子，你也去一下洗手间吧。”黄大姐点头答应了。

李颖去完洗手间回来，黄大姐把孩子递给李颖，就快步往洗手间的方向走去。

等黄大姐出来，却发现不见了李颖的身影，正在着急，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走出洗手间，正是刚才给黄大姐让座的人。他看到黄大姐



手足无措的样子，便上前询问，黄大姐说了经过，哀求道：“大哥，你帮我一起找找吧。”

车站附近人潮涌动，两人在人群里扒拉了好几转，没有任何发现。

黑皮肤男人就说：“一个姑娘家，又抱着小孩，不会无缘无故就走远的，怕就怕那姑娘是人贩子，她是瞅准机会带走你小孩的。要不，我们先去报警？”

听到“报警”两个字，黄大姐心中一颤：孩子是偷来的，怎么能报警？没想到今天居然与同行狭路相逢，折在李颖手里了。

于是她对黑皮肤男人说：“这报警……还要备案，到时我的孩子被她带远了不好找，我还是自己再找找看。大哥你忙你的，不要因为我误了你的事。”说完转身就要走。

黑皮肤男人却一把拉住黄大姐，说：“出了这档事，我哪能丢下你就走啊？我叫程盛，我有一个亲戚就在公安局工作，现在我带你去找他，让他通融一下，先不备案，让几个同事赶紧帮忙把小孩找回来再说。”

“这、这能成吗？”黄大姐骑虎难下，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她急着脱身，可程盛把她的胳膊拽得紧紧的，根本走不了。

程盛带着黄大姐七拐八弯地走了好些路，终于来到一个小院子前。程盛上前拍了拍门，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妇女过来开了门。

程盛说：“大婶，文叔回来了没有？我找他有紧急事。”

“他出去一下，很快就回来了，你们先进屋里等吧。”这位大婶打量了他们两人一眼，便笑容可掬地把他们往屋里让。

黄大姐这时候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，心里直打鼓。等进了屋，她抬眼看见屋里长凳上搁着的警帽警服，当即手脚一阵冰凉，“哐当”一下，整个人晕倒在地上。

等她醒过来时，大婶正用热毛巾帮她敷额头呢。“哟，你醒啦！程盛已经和我说了，孩子丢了，把你这当妈的急成这样，真可怜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老伴就在公安局工作，等会儿他会带人过来了解一下情况，你别急，孩子肯定能找回来的。”

“大婶，要不我上路口等他们吧，我心里急。”黄大姐定了定神后，开始想方设法要开溜。

“那怎么行？你刚缓过来，不能去路口吹风。你坐着，我给你倒杯茶。”大婶把黄大姐按坐在床上，自己到客厅倒茶去了。



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！

黄大姐趁这工夫从床上一跃而起，转身就往屋外跑。声音惊动了大婶，她见黄大姐三步并作两步地往屋外蹿，也紧跟在后面追：“你别跑呀！你要去哪儿啊？赶紧回来！”

黄大姐哪里管她，只管迈开腿往前跑，冲到屋外不久，就看到几辆警车迎面呼啸而来。黄大姐看见这情景，整个人都吓得怔住了，这

下子怎么办呢？

正当黄大姐站在路上发愣时，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——一直在她后面追赶的大婶看到警车来了，竟掉头就往后面跑，还没跑远，就让一辆警车截住了。

从警车里下来的除了警察，还有戴着手铐的程盛。

一个警察上来扶住黄大姐的手臂说道：“你就是刚刚被程盛拐骗过来的那位妇女吧？他什么都招了，放心，孩子我们会帮你找到的。”

原来程盛也是人贩子，只是他贩卖的是妇女。本来他在长途汽车上盯住的是李颖，可一路上李颖的戒备心太重，他找不到机会。后来李颖抱走了孩子，程盛便想趁着黄大姐惊魂未定的时候趁火打劫，拐卖黄大姐。那个大婶和文叔，都是和程盛一伙的，他们经常冒充公安人员骗取被害人的信任。要不是文叔提前落网，警察顺藤摸瓜抓住了程盛，黄大姐今天就不知道要被他们卖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警察带着黄大姐到公安局备案调查。黄大姐坐在警车里，脸色煞白，心里七上八下直打鼓：她的事情还没败露，运气好的话，也许能混过去……

警察都觉得她是一个接连遭遇





不幸的可怜母亲，没人对她的怪异神情表示怀疑，一路上对她照顾有加，这让黄大姐紧张的心情渐渐平复了下来。她拿定主意，演戏演全套，今天非把这一关闯过去不可！

到了公安局，黄大姐就照着自己之前告诉程盛的那套说辞，又讲了一遍，警察也没发现什么破绽。审讯进行到一半，又一队警察带着嫌疑犯进来了。原来由于出警迅速，警方在半路上截住了李颖，把她抓捕归案时，孩子还睡得沉沉的没醒呢。

李颖走进来后和黄大姐打了个照脸，黄大姐马上反应过来，站起

身指着李颖的鼻子喊道：“就是她，是她偷走了我的孩子！”

她想李颖也不知道自己的底细，索性把事情全往李颖的身上推。果然，被她抢先这么一说，李颖也全招了，这也是个惯犯，公安局里今天可忙开了。

等程盛和李颖的事情都告一段落后，一个警察把孩子交还到黄大姐手里，说：“黄大姐，你可真是福星啊，你看你自己逢凶化吉不说，还帮我们破了两个大案子呢！”

黄大姐心里暗笑：今天自己确实福星高照，几次大风大浪都让自己闯过去了。她口气客气道：“哪里，都是你们尽心尽职，辛苦你们了！我要带孩子回去了，再见啊！”

“好，我送你出去。”这个年轻的警察十分热情，他送黄大姐走到公安局门口，正要转身回去，这时黄大姐给孩子喂的安眠药药性已经过了，孩子睁开双眼看到黄大姐的脸，“哇”的一声哭了起来：“你不是我妈妈，我要妈妈……”

黄大姐惊恐地转过脸，只见警察看着她，脸上全没了刚才的笑容：“黄大姐，你还是先回来吧，有些事情我们还需要再调查一下……”

（题图、插图：谢颖）





· 外国文学故事鉴赏 ·

本篇改编自斯坦利·艾林的小说。斯坦利·艾林（1916—1986），美国推理小说家，代表作有《本店招牌菜》、《不合理的怀疑》等。

# 第七位妻子



艾伯比是个打扮整洁的小个子男人。这天，他在一家二手书店里发现了一本有关法医学的书，书里有一桩案例很对他胃口。这桩案例讲的是 X 夫人在自家的小地毯上摔了一跤、不幸身亡的事。看起来像是场意外，然而有人指控死者的丈夫蓄意谋杀，不过这场指控最终因为被告突发心脏病猝死而终止。

据 X 先生说，当时 X 夫人正要给他送杯水，不料脚下的小地毯

突然滑了一下。控方律师则出示了一份法医授权书，上面清楚地证明，只要丈夫在伸手接水杯的时候耍一个小把戏——将一只手放在妻子的肩膀下方，另一只手绕过她的脖子，再突然推一把——就能制造出与被地毯绊倒一模一样的惨状，而且不会留下一丁点儿作案痕迹。

艾伯比先生看了案例，心中一动，他此时正迫切渴望占有妻子的财产。艾伯比先生开了一家古玩珍品店，这家店是他生命中的太阳，



可是小店的经营状况很不好，他想用妻子的财产去维持小店运转，妻子却冷酷地说：“等我死了你再打我那点儿钱的主意吧。”

妻子的这句话无意间给自己判了死刑。终于有一天，艾伯比先生实践了那本书里介绍的方法。事情发生得很快，除了裤子上溅了几滴水以外，其他都完成得干净利落。

艾伯比先生如愿继承了妻子的遗产，他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，待一切风平浪静后，他将古玩店搬去了另一个地方。可是，艾伯比很快发现，古玩店的运转需要的不是一笔小数目，于是不久后，第二任艾伯比夫人也突然离世了。习惯成自然，没几年，艾伯比先生已经安葬了六任夫人，古玩店却再次陷入了水深火热的经济危机。恰好在这个时候，玛萨闯入了他的生活。

玛萨是个毫无身材可言的壮女人，她走进艾伯比的古玩店，一脸挑剔地对着他精心收藏的珍品评头论足。艾伯比先生对这个顾客讨厌极了，直到她说出了那句话：“我在银行有五亿存款，但我绝不会在你这堆垃圾上花半毛钱。”

艾伯比呆住了，他被那个惊人的数字吸引了。几乎在转眼之间，他就决定，一定要想法让眼前这位

女士成为第七任艾伯比夫人。

这时，玛萨说：“我来你店里，不是因为你的商品，而是我发现，你和我去世的父亲惊人地相似。他连穿着都和你很像，十分整洁。”

艾伯比先生暗暗高兴，他殷勤地和玛萨聊了起来。通过聊天，艾伯比知道，玛萨至今还是单身。之后一段时间，玛萨常来艾伯比的店里，两人很快熟识起来。有一次，玛萨叹着气说：“我这个年纪，已经不太可能再遇到梦想中的男人了——他必须是个令人尊敬的绅士，愿意每分每秒都陪着我、关心我、爱护我。他还必须能唤醒我对已故父亲的记忆。”

艾伯比先生立刻抓住了机会，他将一只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肩膀上，严肃地说：“玛萨小姐，你或许已经遇到这个男人了。”接着，他趁热打铁，向她求婚了。

玛萨红着脸答应了。婚礼过后，玛萨的律师盖因斯伯勒来拜访他们，夫妻两人当着律师的面交换了遗嘱，同意自己死后，对方将继承自己的所有财产。艾伯比先生在仪式中偶尔显得心不在焉，因为他的脑子里正盘算着如何进行接下来的计划——之前立过六次功的那块





· 外国文学故事鉴赏 ·

地毯首先要到位，然后就是等待合适的时机讨一杯水了。当然，这事还不急，等上几周也没关系。

然而，几周还没过完，艾伯比先生就意识到，他的计划必须大幅度提前，即使是几周时间，他也等不下去了。这段婚姻对他来说，简直是一场噩梦。

单说一点，玛萨的家是从她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一幢别墅，那简直就是个乱七八糟的洞穴，每间屋子里都堆着数量惊人的垃圾，表面还积着一层灰，这些对热爱整洁的艾伯比先生来说，就像一直有人在耳边用指甲划黑板。此外，这位新任的艾伯比夫人还热衷烹饪，一到吃饭时间，她就会端上一道又一道油腻腻的菜肴，逼着丈夫全部吃完，这导致一向饮食清淡的艾伯比消化不良，苦日子雪上加霜。

于是艾伯比先生决定，是时候实施终极计划了。这天傍晚，他把地毯带回了家，小心地铺在客厅与厨房之间的走廊上。

吃完晚餐，艾伯比先生看着妻子慢慢地从椅子上站起身，穿过走廊，走进厨房。他大声地清了清喉咙，说：“亲爱的，我口渴了，能帮我从厨房拿一杯水吗？”

很快，玛萨端着一杯水出来了。艾伯比小心地将一只手搭在她厚实的肩膀上，举起另一只手，像要拂去一缕散落在她脸上的头发。突然，玛萨平静地问：“这就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吗？”

艾伯比先生的手僵在半空，感到一阵寒意钻入骨髓。“其他人？”他好不容易挤出一句话，“什么其他人？”

玛萨咧开嘴巴冲他微笑，她手中的水杯稳稳当当，里面的水一晃不晃，“其他那六个。据我所知是





六个，怎么，还有更多？”

艾伯比努力控制住自己，说：“不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！”

玛萨淡淡一笑：“亲爱的，你不能就这么把之前的六个老婆都忘了啊，事实上，这很容易查出来，我的律师，盖因斯伯勒先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。”

“这都是盖因斯伯勒瞎编的！”

玛萨“扑哧”笑了：“你这个小傻瓜，其实，从看到你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你是个怎样的人了。”

艾伯比先生试图让自己镇定一些，他气喘吁吁地问道：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玛萨冷冷地说：“因为你和我父亲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方方面面都是——你的穿着，整洁得令人厌恶，还有你那一本正经的样子。你就是他那样的人，而他是我这辈子最憎恨的人，他为了钱与我母亲结婚，最后为了遗产杀死了她。”

“杀了她？”艾伯比先生呆若木鸡。

玛萨冷酷地说道：“没错，他杀死了她——先问她要一杯水，等她把水拿来时弄断了她的脖子。”

艾伯比先生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他追问道：“后来你父亲怎么样了？”

被抓了吗？”

玛萨答道：“没有，他没被抓，案发时没有目击证人。不过，盖因斯伯勒先生曾经是我母亲的律师，他找到一位医生，那位医生证明了我父亲是如何杀死她的。可是，判决还没下来，我父亲就因为突发心脏病死了。”

艾伯比惊呆了：“就是那件案子——我读到的那件！天哪，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还要和我结婚？”

玛萨用冰冷的语气说：“当年我发过誓，日后一定要找个和父亲一模一样的男人，然后让他受尽折磨。我将对他所有的生活习惯了如指掌，却一项都不让他得到满足。我知道他为了钱才与我结婚，但在我死之前，他休想拿到半分。我会活很久很久，而他必须小心翼翼地照顾我，尽量让我多活一口气。”

此时艾伯比先生已经恢复了理智。他发现，尽管玛萨十分激动，脚却没挪步，还站在刚才的位置。于是他轻声地问：“你怎么能让他心甘情愿这么做呢？”同时悄悄地朝她靠近了一点。

玛萨看穿了他的意图，却并不在意，她说：“盖因斯伯勒先生手上有关于你前几次婚姻的一切文件，另外，他手上还有一封我的亲



· 外国文学故事鉴赏 ·

笔信，表明如果我死了，务必立即进行调查。我们就直说了吧，我希望你从此永远忘记你那家没用的古玩店，乖乖在家陪着我，尽量让我高兴。这样过个几十年，也许哪天我心情一好，会撕毁那封信。”

艾伯比先生脸色铁青：“你要我放弃那家店？”

玛萨轻松地点点头。这时，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，玛萨笑道：“是盖因斯伯勒先生，他一直这么小心谨慎。要是哪天晚上九点，我没有打电话告诉他我很好、很开心，他可能会马上跳起来，认为发生了最不好的事。”

艾伯比先生想验证一下，于是他抢先拿起电话听筒，从里面传出盖因斯伯勒的声音：“喂，是艾伯比夫人吗？”

艾伯比先生想要个把戏，就说：“不是，恐怕她现在不能来接电话。你是谁？”

传入他耳中的声音带着明白无误的威胁意味：“我是盖因斯伯勒，艾伯比先生，我希望能马上和你妻子说话。我给你十秒钟让她来接电话，听明白了吗？”

艾伯比先生心灰意冷地转向妻子，递出听筒。接着，他吃惊地看到，妻子脚下的地毯在她准备放下水杯时稍微滑动了一下。她挥舞着双臂，

想保持平衡，水杯跌到他的脚边，打湿了他整洁的裤子。妻子的脸扭曲变形，身体重重地倒在了地上。她毫无生气的身体躺在了他最熟悉的那个地方。他看着她，几乎忽略了从电话听筒一直传到他脑子里的声音——“十秒钟数完了，艾伯比先生。”里面的声音近乎尖叫：“明白了吗？你的时间到了！”

（改编：小可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佐夫）





# 仗义如山

□  
田  
秋



## 义匪郭麻子

在山东省密州县桃园乡北有一座大山，连绵十余里，巍峨耸立，叫做障日山，乡民又称其为“仗义山”。

障日山地形险峻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民国初年，障日山上盘踞着一股土匪，匪首叫郭麻子。

郭麻子有一手神枪绝技，百发百中。他深知“盗亦有道”的道理，对喽啰们说：“兄弟们，咱们驻扎在障日山上，凡事务必义字当头，绝不能给障日山丢脸。”他亲手拟定了三条山规：不准奸淫妇女；不

准欺凌弱小；非万不得已，不可伤人性命。违者斩。

翠屏是桃园乡大桃园村最美丽的少女。一天，她去河边洗衣服，却被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蒙面汉子劫走。有人认出了那匹马，正是障日山二当家的乌骓马。翠屏的父亲壮着胆子上障日山，见了郭麻子就扑通跪倒，连喊“大王饶过小女翠屏”。郭麻子起初还不相信，问：“我治军一向很严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？”翠屏的父亲只是一个劲地磕头。郭麻子下令搜山，不大会儿，在一个隐秘的山洞里发现了被



## · 传闻轶事 ·

五花大绑的翠屏。幸亏发现及时，翠屏尚未失身。二当家原本打算当天夜里偷偷跟翠屏成亲来着，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：先将生米做成熟饭，待翠屏一家接受了他，再慢慢争取老大的首肯。

郭麻子勃然大怒，将二当家就地正法，枭首示众，然后亲自送翠屏父女下山，并送上二十块大洋以示赔罪。从此郭麻子名声大振，被远近乡民称为义匪。

### 游侠二烧包

关于郭麻子的义，还有一桩代表性事件。

那年，他带领兄弟们去“收税”——也就是抢劫，郭麻子每每自比官府，就给抢劫起了这么个别名。这次，他们的目标是大桃园村。

夜深人静之际出发，刚到村外，他们就遇到一个黑衣人，立于大路当中，大大咧咧，拦住了去路。

拦路的是大桃园村的“二烧包”。烧包，在密州县方言中有吹牛、显摆的意思。二烧包打小游手好闲，专好舞刀弄枪，干行侠仗义之事。除了好显摆，二烧包没有大的毛病，在桃园乡口碑颇好。此番他听闻郭麻子要到大桃园村“收税”，便自

告奋勇前来拦截。

听到兄弟们禀报，郭麻子走上前，拱手问道：“这位兄台，有何指教？”二烧包也拱手回答：“郭老板，不好意思，兄弟不才耽误您生意了。按江湖规矩，今晚咱哥俩单挑，您要是能胜了我手中的枪，就由您进村，悉听尊便；您要是输了，就请掉转马头打道回府，不要打搅乡亲们休息。我听说，郭老板最仗义，今天打算领教领教。”

“哼，少给郭某戴高帽，这套玩意在老子这里不好使。”郭麻子冷笑两声，但略作思忖后却说了一个字“中”。

两人站好，隔着有十多步远，一个小喽啰负责敲锣。锣声未落，两人的枪几乎同时指向了对方的眉心，但很明显，二烧包要快那么一点。出人意料的是，枪声并未响起。

郭麻子看着二烧包手中之物，很是诧异：“这就是你的‘枪’？一个破笤帚疙瘩？”

二烧包点了点头，接着便连声赞叹：“不愧是大名鼎鼎的郭老板，果真是条好汉，兄弟佩服得紧！”

二烧包手快，却没“开枪”；郭麻子手慢，却能立即意识到对方高自己一筹且留有余地，从而“悬崖勒马”，硬生生地收住已经在扣



动扳机的手指头。两人反应都快，都很仗义，所以都暗自佩服对方。

郭麻子想了想说：“这场算你赢，不过，光拔枪快还不能说明问题，关键得看枪法准不准，咱还得再比一场。”

二烧包说：“中，不过得借你的枪用用，我家穷，子弹少。”

郭麻子点了点头：“中，咱俩用同一把枪更公平。”

五十步开外，点燃了一炷香。郭麻子一挥手，香火灭。二烧包接过枪，也是一挥手，香火也灭了。

连续五轮，均是如此。

郭麻子道：“这轮咱俩算是打了个平手，不过算总账，是你赢，

兄弟认栽。一年之内，兄弟绝不踏入大桃园村半步。明年这个时候，咱再比过。”

## 生死一念间

第二年的比试，仍然是郭麻子以微弱劣势败北。之后连续两年，都是郭麻子败北，但两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，原因自不必说，郭麻子肯定暗自下了不少功夫。

第五年，郭麻子对二烧包说：“兄弟既然入了匪窝，就得按匪的规矩办事。现如今，老兄断了兄弟很大一条财路，长此以往不是个法子。我看不如这样，今年咱动真格的，都用真枪，生死由命，是非恩怨就此两清。你看怎样？”

二烧包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中，就听郭老板的。”

两人立下了生死文书，按了手印。

还是相距十多步远，铳响，枪响，就见郭麻子眉心蹿血，倒地身亡。

公道地讲，这回的拔枪速度，郭麻子倒是快了那么一点点，但当他看到二烧包再次拔出了那个笤帚疙瘩时，犹豫了一下，这时，二烧包的笤帚疙瘩





· 传闻轶事 ·

就毫不客气地响了。

其实，当初二烧包并没有撒谎，那柄笞帚疙瘩确实就是他的枪，也就是说，他把枪伪装成了一个笞帚疙瘩。二烧包把盒子炮枪扎进了一个大号的笞帚里，一是为了防盗，二是为了日后遇到事能够出奇制胜。除了跟郭麻子斗枪，他还从来没真的用过枪，这个秘密，自然就没人知道。郭麻子一直以为二烧包之所以拿笞帚跟他比试，是怕伤了和气，是怕了障日山的威名，万万没想到那居然是把真枪，结果到了决斗的时候，就着了二烧包的道。

一看老大死了，众喽啰就慌了神。有几个胆大的拔出枪，跃跃欲试，想为郭麻子报仇，但瞅了瞅二烧包手中还在冒着青烟的“笞帚疙瘩”，就没敢造次，于是撂下两句狠话，抬着郭麻子的尸体，狼狈不堪地回了山寨，一边走，还一边七嘴八舌地骂二烧包不仗义，不守江湖道义，胜之不武。

那几天，障日山上烧纸焚香，烟气迷蒙，哀声四起。土匪们寨门紧闭，为郭麻子办丧事。

二烧包托江湖同道送了十块大洋和两刀黄表纸，以示心意，但土匪们没有收，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。

## 奇女子翠屏
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障日山那边似乎很平静，二烧包悬着的心慢慢放下了。

一天晚上，二烧包正在睡觉，被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惊醒，他赶紧起来，抓起枪，透过窗户向外看。微弱的星光下，只见数个黑影子正在翻院墙。黑影子都手持武器，头上戴着白色的孝帽子，不好，肯定是障日山上的土匪替郭麻子报仇来了。看来，这个梁子再也解不开了，今天晚上只能拼个鱼死网破！

黑影子越来越近，正在逼近窗户。带着一万个无奈、一万个不愿意，二烧包举起了盒子炮，一挥手，“啪”一声，“哎哟”，倒下下一个，又一挥手，“哎哟”一声，又倒下一个。

黑影子也开始向屋内胡乱开枪，“砰砰啪啪”，硝烟顿时弥漫了这个农家小院。

二烧包接连放倒了五六个黑影子。局面之所以一边倒，不完全因为二烧包枪法好，还因为黑影子在明处，二烧包在暗处，所以二烧包每击必中，自己却毫发无损。

二烧包的老婆见状，眉开眼笑：“当家的，黑着灯你都打这么准，



这要是点着灯的话，还不得更准？”

“别！”二烧包赶紧制止，话音未落，就听见“刺啦”一声火柴响。

灯亮，枪响，二烧包死。

二烧包的老婆就是翠屏。

翠屏年轻时曾被土匪劫持过，虽然土匪没有坏她的身子，却坏了她的名声。人们普遍质疑：一个黄花大闺女进了土匪窝，还能囫囵着出来？所以，翠屏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家，辗转间就成了老姑娘。后来有人给二烧包和翠屏做媒，二烧包是江湖中人，心里没有那么多条条杠杠，丝毫没有嫌弃她的意思，就娶了翠屏。

二烧包死后，翠屏终身没有改嫁。

那天夜里，双方激战正酣时，翠屏到底是不是故意点的灯呢？这

个问题，在障日山一带众说纷纭，说啥的都有，主要有两种说法——

一种说法是，翠屏是女流之辈，头发长见识短，遇事糊涂，误以为点亮灯能让丈夫打得更准。她的本意是想帮助丈夫，没想到到头来反而害了丈夫。

还有一种说法是，翠屏当时身陷两难：二烧包是自己的丈夫，而郭麻子却对自己有大恩，在决斗这件事上，二烧包耍了诡计，利用了郭麻子的善意，不仗义。如此一来，自己给郭麻子报仇不是，不给郭麻子报仇也不是，真是为难至极。那天晚上，枪战打起来后，翠屏突然灵机一动，想出了一个好办法，她不顾二烧包的劝阻，毅然决然地点亮了灯，她其实是想赌一把——给交战双方创造一个公平的机会，将生死决断的权力交给老天爷，让老天爷来决定二烧包的生死，来决定郭麻子的仇是否得报。

人们更愿意相信后一种说法，说翠屏虽为女流，却很仗义，通过点亮一盏灯，巧妙地解开了那个万难解开的死结……

（题图、插图：刘为民）







## 只是多了几个字

某晚报举办了一次小学生夏令营，让城市学生进山区体验生活。临行前，报社出资购买了学习用品，打算夏令营结束时捐给山区学生。参加夏令营的学生统一购买了书包、衣服、帽子，上面都印有“晚报小记者”的字样。

经过三个小时的车程，小营员抵达了目的地。第二天根据计划，安排小营员和山区里的学生一起进山摘花椒。本想让山区学生和小营员结对互帮互助，但他们却很难融合在一起。小营员一组，山区学生一组，各摘各的，互不交流。负责带队的老师和报社领导商量了一下，决定给山区学生也发放小营

员的装备。山区学生穿戴上了印有“晚报小记者”的衣服和帽子，在后来的摸鱼、烧烤、赶集等活动中表现积极，俨然一副小主人的架势，对城市学生照顾有加。

十天后活动结束，当捐助的物资到达后，大家发现，所有捐助物资的外包装袋上都印上了“晚报小记者”的字样。村支书说，以前给孩子们发放捐赠物资，他们脸上都是害羞的表情，这次同样是捐赠，孩子们的脸上却洋溢着幸福和自信。带队老师告诉村支书，这不是捐赠，而是发给晚报小记者的礼物。

多印上的这几个字，或许影响孩子们一生。

(作者：马海霞；推荐者：周继红)

## 最合理的设计

上世纪30年代末，国学大师刘文典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。一次，正值新生入学，热心的刘文典主动为学生们安排宿舍，还帮忙设计了床、书桌等物品的摆放位置。

第二天，有学生跑来反映，一名同学要求重新摆放床位。刘文典学贯中西，他认为目前宿舍的设计是最合理的：宿舍狭长，床铺自东朝西摆放，既有利通风，又有效利用了宿舍空间；两张书桌并排放在窗户下面，采光好，适合读书写字。





『不做好事』也是一件好事

这番分析后，几乎所有人都连连点头。要求重新摆放床位的学生却低头不语，似乎仍要坚持自己的要求。刘文典气得直摇头，索性甩袖而去。

不过，当天下午，刘文典又来到了宿舍，不仅同意了那名学生的要求，还向他道了歉。这让大家都很不解，难道学生提出的设计更合理吗？刘文典笑着回答：“我犯了一个大错，当我回去查档案时才发现，这名学生是维吾尔族人，而在维吾尔族的习俗中，最忌讳的就是睡觉时头东脚西。再合理的设计也不能凌驾于别人的风俗之上呀！”

生活中，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标准要求他人，并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样才是最合理的，但其实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，也许我们不理解，但一定要给予尊重。

（作者：乔凯凯；推荐者：卧 龙）

亚历山大是个高中生，他特别擅长游泳。有一次，他代表学校参加社区举办的游泳比赛，却因为意外犯规而被取消了比赛资格。

比赛结束，亚历山大和带队老师一起准备回学校，突然听到一阵呼救的声音，原来有个孩子落水了。带队老师对亚历山大喊道：“快去救人！”亚历山大反应过来，急忙跳到水中，靠着娴熟的游泳技能，把落水的孩子救了上来。当时泳池周

围只有亚历山大和带队老师两个人，如果不是亚历山大及时相救，孩子很可能有生命危险。

亚历山大救人的消息传开后，老师和同学们都赞不绝口，他一时成了学校里的英雄，没有人再提他被取消比赛资格的事情。

和朋友聊天时，亚历山大庆幸地说：“幸好带队老师不会游泳，不然我也没有这个救人的机会，大家就会因为我被取消比赛资格而对我失望透顶了。”

“什么？你是说带队老师吗？”朋友吃惊地说，“他可是一家游泳馆的兼职教练，怎么可能不会游泳呢？”

亚历山大这才明白：“原来他是故意把救人的机会留给了我！”

“不做好事”本身可能就是一件好事，因为它是对别人的帮助和成全。

（作者：张君燕；推荐者：潘光贤）

（本栏插图：陆小弟）

学写作文，  
从读故事开始





· 阿P系列幽默故事 ·

有人说，穷游就是花最少的钱走最多的路；有人说，穷游者经济或许窘迫，精神上却很富有。到底什么是穷游？阿P用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你……

# 阿 P 穷 游 记

□ 大刀红



阿P喜欢旅游，最近，他在网上看见“穷游”一说，一对美国夫妻只花了一千美元，就游遍了整个美国。阿P把脑袋一拍，说：“他们能一千美元走遍美国，我阿P也能一千人民币，玩遍中国。”

说走就走，阿P把穷游的第一站目的地定在一百公里外的太仓山。太仓山是刚开发出来的风景区，阿P本想花五十元钱买一张去太仓山的长途客车票，可听说本地有到太仓山的“黑车”，一人只要三十

元，他就在路边拦了一辆“黑车”。在车上，阿P看见有个旅客背着大背包和帐篷，一看就是个自由行的背包客。到了太仓山镇，下车的时候，阿P掏出三十元钱，不料司机师傅说：“上车的时候说好的四十，按四十给。”

阿P不服气：“明明说的三十，怎么要涨价？不干。”

开黑车的师傅将衣服一脱，露出胸前文着的一条面目狰狞的恶龙，阿P一看，吓得忙给了四十块。



其他乘客无奈，也给了四十块。最后，只剩下那个背包客，背包客把黑车师傅拉到一边，不知嘀咕了几句什么，黑车师傅竟然连背包客的钱也没收，就一溜烟地开车走了。阿P心想：这两个人一定是一伙的。

阿P下了车，已经是下午了，他买了个面包，在太仓山脚下的小镇开始转悠。俗话说“宁可多走十里路，不在风景区吃住”，就是说风景区的消费太高了。果然，阿P转了一圈，发现价格最低的单间也要三百块，就想找个地方凑合一晚。不过他人生地不熟，就想先到处转转，看哪个地方最合适。

转着转着，天快黑了，阿P看见河边公园里有人在僻静处搭帐篷，上前一看，居然是早上那个背包客。背包客冲阿P打了个招呼，说：“你是个穷游族吧？”

阿P掩饰说：“不是，我是一般游客。”

那人笑着说：“别装了，我也是穷游一族，看着你这样子，就和我第一次出门‘穷游’一样。”

阿P见背包客看出了自己的身份，忙冲对方一拱手，说：“你眼光真厉害。”

背包客对阿P伸出手，说：“我叫罗钿，穷游客。”阿P一边和罗

钿握手，一边说：“我叫阿P，是个穷游菜鸟，请多多指教。”

罗钿对阿P说：“看样子，你今晚没有着落，不如和我将就一晚。”

阿P正想向罗钿讨教一下穷游的事，就住进了他的帐篷。罗钿对阿P说，他是个小画家，就喜欢游山玩水，寻找灵感，不过，他收入不高，只能穷游。罗钿说：“穷游就是省钱，比如搭顺风车，睡地下车库，只要能省钱就尽量省。”

两个人聊熟了，阿P就问：“今天下午，你和那个黑车司机说了什么，他一分钱没要就走了？”

罗钿听了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来之前，我就听说这里的黑车司机喜欢宰客，我就问清了太仓镇的交警中队长的名字。刚才那黑车司机宰客，我就把他拉到一边，说我身上的钱被小偷偷走了，我表哥等会儿来接我时，把钱给他。他问我表哥是谁，我就把交警中队长的名字报给他听，他一听，就吓跑了。”

阿P不由得开始佩服起罗钿。第二天，两个人吃过早餐，来到太仓山售票处门口，阿P对罗钿说：“我去买票，门票每人一百五。”罗钿却说：“买什么票，你给我二十



块钱。”

阿P犹豫了一下，拿出二十块钱递给罗钿。罗钿又掏出二十块钱，拦住一辆驶往景区的农用小车，将四十块钱递给小车上的司机，说：“我们两个想到里面看个亲戚，可景区的人不让，你能顺便捎上我们吗？”

司机收下四十块钱，心照不宣地对两人说：“景区里的保安也太不懂人情，快上车。”阿P和罗钿两个人爬上农用车后面的车厢，农用车载着二人，竟然畅通无阻地通过了景区大门。原来，罗钿早就打听到，景区里有些农民居住，这些农民经常利用出入景区大门的机会，二十块钱一个人，载一些散客进去，赚些外快。

游完太仓山，阿P打算向下一

站目的地朱家界进发。罗钿说，朱家界他去过，那里的风景可谓人间仙境，就是门票太贵，要两百五十元一张，他知道有条秘道能进入景区，离入口大约有五百米距离，就在景区分离栏的西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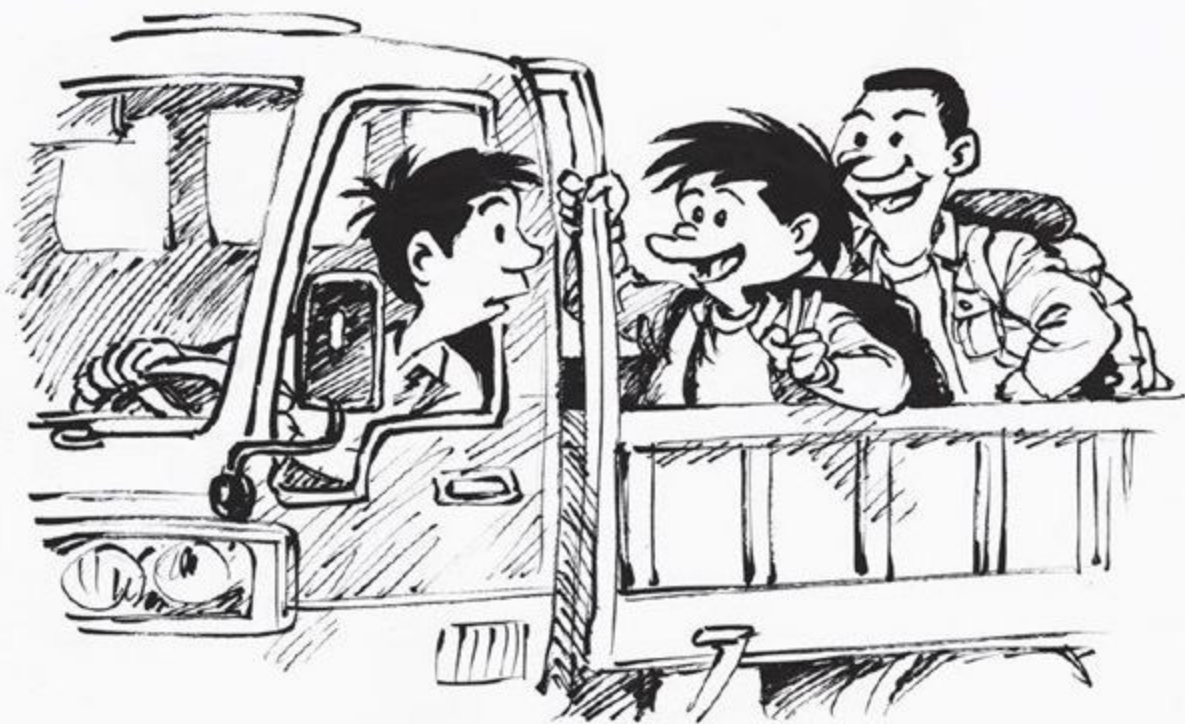
阿P听了，连连感谢罗钿。两人分手后，阿P就踏上了去朱家界的旅途。

到了朱家界，阿P按照罗钿说的，顺着景区的隔离带，向西走了约五百米，果然，那里的隔离带有个破损的洞口，阿P忙从洞口钻进景区。

顺着小路走了一百多米，面前出现了一条岔道。阿P凭借经验，顺着足迹多的道路向前走。走了一个多小时，又遇见一条岔道，其中一条路被坍塌的泥石所阻隔，

阿P就爬上另一条道，可走着走着，山道越来越陡峭……

阿P想给罗钿打个电话，问一下路怎么走，可是，这一带根本没有手机信号。阿P望见前方山脊上有条旅游通





道，上面挤满了游客，似乎并不遥远。于是，阿P毫不犹豫地向着那个方向爬去。

俗话说“看山跑死马”，虽然看得见，也听得到说话的声音，可山路陡峻，荆棘丛生，阿P的衣服被荆棘扯破，身上被拉得遍体鳞伤。阿P爬了三个小时，面包吃光了，水喝完了，这时想放弃，往回走，可想想不太划算，只好硬着头皮向前爬去……等阿P爬到旅游走道时，已经花了五个小时。他因为缺水，虚脱昏倒在旅游走道上，直到保安将他送到救护站。

救护人员给阿P补充了两瓶葡萄糖，阿P这才苏醒过来。在

救护人员的追问下，阿P才吞吞吐吐地说出逃票的事。听阿P讲出原委，救护人员笑得前仰后合。阿P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问：“你们笑什么？”

救护站的人对阿P说：“今天山上开祭坛，祭拜本地的朱大仙，景区免费对外开放。”

听了救护站人员的话，阿P懊恼得几乎想撞墙，没想到千辛万苦逃票，却成为一个大笑柄。

阿P打电话，想把罗钿狠狠地骂一顿，没想到，刚打通罗钿的电话，罗钿就诉起苦来，说他从捷径进入一个景区，不料被落石砸伤，腿骨折了，现在正在医院，因为没买票，景区拒绝赔偿。

阿P听了，气顿时消了一半，他暗自庆幸：自己虽然白忙活了一场，但和罗钿一比，运气要好多了！看来，穷游虽然要省钱，但一切还得按规矩办事。阿P决定，接下来的旅途，自己一定要探寻真正的“穷游精神”。想到这里，他又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，迫不及待要出发了……

（题图、插图：顾子易）





· 海外故事 ·

最深的恐惧往往来自内心，当凶手心虚害怕时，就离他落入法网不远了……

# 恐怖的木偶声



□ 白玉堂

这天晚上，欧文在外面和朋友喝酒，一直到晚上10点多，才醉醺醺地回到自己位于公寓五楼的家。一进门，他就吃了一惊，只见妻子芭芭拉和一个帅哥正相依相偎地坐在客厅沙发上。

帅哥看到欧文，居然抬起手，招呼道：“这么晚才回来，又喝酒去了吧！”

欧文趑趄地走过去，大声道：“你是谁？怎么到我家来了，我、我喝酒关你什么事？”

帅哥两手抱胸，一扭头说：“我是这个家的成员，你喝酒当然关我的事。以后再晚回，就不要进这个家门了。”

欧文觉得这话很耳熟，不由得去看帅哥旁边的妻子芭芭拉，只见她紧闭嘴唇，一脸冷漠。欧文一下子醒悟过来，都怪自己喝酒喝多了，芭芭拉是木偶剧团的演员，所谓帅哥，其实是个真人大小的木偶，芭芭拉此时正操纵着木偶，用腹语和自己说话呢！



“嘻嘻！”欧文讪笑道，“我、我搞错了……”芭芭拉鄙夷道：“喝那么多酒，能不搞错吗？我再说最后一次，以后再喝醉，就别进这个家了。”

欧文争辩道：“我没醉……”

芭芭拉站起身说：“你都能和木偶说话了，还没醉？反正以后晚上超过9点我就反锁门。”

“你敢……”

“我就敢……”

两人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。那一刻，欧文完全被酒精冲昏了头脑，以后发生的事他根本不记得了。等到他恢复意识，才发现自己正趴在芭芭拉身上，双手掐住了她的喉咙。他吓了一跳，赶紧松手，再看芭芭拉，眼睛圆睁，嘴巴大张着，已经没了气息。

欧文头上瞬间冒出了冷汗，自己在醉酒状态下掐死了妻子！一瞬间，他完全清醒过来，他惊慌地一边喊着妻子的名字，一边拍打她的脸颊，可芭芭拉已经没有了任何反应。欧文猛一抬头，又吓了一跳，原来客厅的窗帘没拉上，对面公寓六楼有一个女人正探着头望向自家。女人看到欧文发现了自己，慌忙缩回了身子。

欧文赶紧走到窗边，“哗”的

一声把窗帘拉上。他烦躁地在客厅里来回走动，他不知道对面的女人是不是看到了自己掐死妻子的一幕，会不会报警，如果报警，警察造访这间屋子只是时间问题。

在警察来之前，一定得想办法处理好尸体。此刻，欧文没有丝毫犯罪感，反而觉得自己是个不小心做错事的受害者。

楼下不断有人走动，现在把尸体移到外面去是不现实的，唯有先把尸体藏起来，等到半夜一两点以后再想办法运出去。突然，欧文看到了放在沙发上的木偶，他感觉那个木偶好像在嘲笑自己，就走过去抓起木偶，掉了个头。

“把尸体藏到哪里呢？”欧文在各个房间转了一圈，最后把地点选在了卧室的阳台上。阳台一角放着一堆杂物，他整理出个空位来，把尸体扛到那里，再用杂物盖上，从外表完全看不出端倪。

欧文忙完这一切，到卫生间洗了把脸，刚从卫生间出来，门铃响了。欧文打开门，门外站着两个警察。这两个警察经常在这一带巡逻，欧文都认识，年老的叫汉斯，年轻的叫汤姆。

汉斯冲欧文点点头，说：“晚





· 海外故事 ·

“早上好，先生。刚才接到报警电话，说你家有人吵嘴打架，严重影响到邻居休息，有这回事吗？”

欧文装作无所谓地点了点头，说：“不好意思，吵到别人了。”

汉斯往房里扫了一眼，问：“你妻子在家吗？我们进去看看。”

欧文露出不耐烦的样子，说：“没必要吧！吵完嘴，她就跑出门去了，我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。”

汉斯一步跨进门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报警人说你打了妻子，家庭暴力可是违法的。”

欧文无奈地让开身子。两个警察走进客厅，汉斯一眼看到沙发上的木偶，问：“那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木偶。”

汉斯点点头，打量着客厅，问：“你妻子真跑了？”

欧文肯定地说：“真跑了，我也不知道她跑哪去了。”

汉斯摇头道：“是你把她打跑了吧！你这是典型的家庭暴力，你

妻子可以到法庭告你。”

欧文装作内疚的样子低下头。忽然，屋子里传出了奇怪的“呜呜”声，好像在呻吟一般。

欧文傻了，虽然无法确定声音的位置，但声音确实在这个屋里。声音含混不清，就好像是喉咙被勒住一样，汉斯和汤姆也凝神静气听起来。欧文战战兢兢地说道：“是隔壁电视里的声音。”

“嘘，别出声。”汉斯制止道。

欧文闭口不语了。三人屏住呼吸，一言不发。很快，他们又断断续续听到了与刚才相同的呻吟声。汉斯和汤姆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开始蹑手蹑脚地在客厅里走动，他们要查出声音的来源。





欧文好不容易才装出平静的样子，内心却翻江倒海。他满脑子都是藏在阳台上的尸体，感觉自己的脑袋要像气球一样炸开了。难道是芭芭拉发出的声音？可是，芭芭拉死了，她怎么能发出声音？难道她还没有死？

汉斯和汤姆慢慢走到了卧室门口。欧文急了，如果他俩去阳台，保不准就会发现尸体。这时，他一眼看到了沙发上的木偶，连忙走过去抓起木偶，说：“别找了，是木偶发出的声音，这个木偶是表演用的，能简单发声。”

汉斯和汤姆狐疑地走了过来。欧文脑子里回想着以前妻子操纵木偶的手势，一边摆弄木偶一边用腹语说道：“晚上好！晚上好！”

欧文曾经跟妻子学过一阵子腹语，虽然并不在行，但此时没必要表演得那么专业，只要能混过去就行。汤姆走近说：“是木偶发出的声音？那你让它再发出刚才的呻吟声，快呀！”

话音刚落，“呜呜”声再次响了起来。欧文赶紧把自己的声音和“呜呜”声重叠在一起，一张一合地操纵着木偶的嘴，使那个声音听起来好像是木偶发出来的。

汉斯和汤姆似乎相信了，这时，

“呜呜”声突然变了，变成了“救我，快救我……”

欧文脸色发白，难道芭芭拉真的没死？他赶紧操纵木偶的嘴巴，一张一合，仿佛是木偶在说话一样。

没承想汉斯问道：“你在哪里？”汉斯没有问欧文，而是直接向木偶发问。

“我在卫生间……”这次是欧文用腹语发出的假声假气的声音，他想转移两个警察的视线，因此随口这么说。

汤姆立马奔向卫生间，很快又跑了出来，冲汉斯摇了摇头。

汉斯两眼瞪着木偶，再次发问：“你在哪里？”欧文再次假声假气地冒充木偶说道：“我在厨房壁柜里……”

汤姆又跑进了厨房，一阵壁柜门开合声之后，他跑了出来，再次摇了摇头。

此时，欧文产生了戏弄这两个警察的念头，汉斯每次发问，他就假装木偶回答：“我在书房里……”

“我在餐厅桌子底下……”

“我在垃圾桶里……”

“算了，别忙了。”汉斯冲跑出院子的汤姆摇摇手，“他在捉弄我们。”

欧文放声大笑，木偶也一样在



· 海外故事 ·

笑。欧文通过操纵木偶戏弄警察，把压抑在心中的这一切一股脑地倾泄而出，他的紧张感消除了，轻松多了。这时，汉斯再次发问：“你到底在哪里？”

欧文还没来得及使用腹语，只听到一个悲哀而机械的声音回答道：“我在卧室的阳台上……”

汤姆毫不犹豫地冲进了卧室。

欧文的脸色一下变得死灰，这是哪来的声音？手里的木偶虽然呆立不动，却一直张着嘴在傻笑，仿佛在嘲笑他一样。

不一会儿，卧室里传出了汤姆的惊叫声：“天哪！阳台上有一具尸体……”

直到被赶来的几个警察戴上手铐，欧文都觉得一头雾水：那恐怖的呻吟声是哪来的？最后那句“我在卧室的阳台上”，又是怎么回事？一转头，他看到汉斯把沙发上的木偶拿了起来，只见他熟练地操纵起木偶的表情和动作，木偶居然发出了“呜呜”的呻吟声。

欧文瞪圆了双眼。

汉斯微笑道：“我也喜欢玩木偶，我也会那么点腹语，但只能发出这种怪声，说几句简单的话……”

欧文惊叫道：“呻吟声是你发出来的？”

汉斯点点头，说：“报警人说你打死了你妻子，可我们匆匆赶来，并没有搜查证。我看你一直忍不住往卧室方向看，就决定将计就计。我不发出这个声音，怎么趁机搜查你家？”

说完，汉斯操纵起木偶，顿时“呜呜”呻吟声不绝。

（题图、插图：佐夫）





# 九号车厢

□ 汪建波

**章**大伟是一名现役军人，他刚结束一个月的探亲假，坐火车回部队。火车一路疾驰，章大伟无心留意窗外的风景，脑海里满是离别时妻子不舍的神情，以及襁褓中女儿那粉嘟嘟的笑脸。

“战友，你好！”一个着警服的汉子急冲冲地走过来，打断了章大伟的思绪。警察看了一眼章大伟身上的军装，一脸焦急地说：“我是乘警长黄明，九号车厢出现一群劫匪，我们需要你的支援。”

“什么？走！”匪情如军情，章大伟想都没想，就随黄明赶了过去。穿过乱哄哄的狭窄通道，好不

容易赶到八号、九号车厢连接处，只见十余个蒙面匪徒挥舞着明晃晃的砍刀，吓得瑟瑟发抖的乘客极不情愿地把现金、首饰扔进匪徒手中的提包。

车厢的两端，各有两名持枪的乘警。“住手！不然就开枪了！”乘警的呵斥，匪徒们充耳不闻。黄明侧身对章大伟说：“这是一群惯匪，知道我们怕伤及群众不能开枪，所以有恃无恐、胆大妄为。”

“乘警长，你想办法联络对面的同志，让他们到后面几节车厢寻找现役军人。”章大伟在部队是侦察连连长，面对如此危急的场面，



· 情节聚焦 ·

依然临危不乱，“你先稳住劫匪，我去去就回。”

章大伟回身走向最前面的一号车厢。他站在车厢中间声如洪钟：“我是侦察连连长章大伟，一群劫匪在九号车厢公然抢劫，凡是当兵的跟我来！”话音刚落，一名少尉、一名中士挤出了人群。

紧接着，二号车厢找到一名士官，三号车厢有两个中尉，四号车厢、五号车厢……八号车厢里，没有军人，却站出来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：“我是退役军人华兵，算我一个！”

章大伟回到九号车厢时，身边已聚集了十二名穿着各式军装的军人。有陆军的、海军的、武警的，甚至还有消防战士，可谓是诸兵种大合成。而车厢的另一头，也聚集了近十名军人。

二三十名军警从天而降，劫匪们始料未及，顿时手足无措，对峙不到一分钟，纷纷丢下砍刀投了降。

章大伟指挥大家两人一组擒拿匪徒，最后一个领头模样的刀疤脸，章大伟和华兵正欲押解，哪料刀疤脸瞬间掏出一把匕首，向华兵当胸刺去。说时迟那时快，章大伟迅猛出击，刚劲的右掌如铁钳一样卡住刀疤脸的手腕，其手上的匕首应声

而落。万万没想到，刀疤脸的左手又从腰间掏出一把匕首，生生地扎进章大伟的大腿。华兵见势不妙，照准其脑门一记勾拳，刀疤脸顿时眼冒金星，束手就擒。

章大伟智勇双全，巧妙召集战友擒获匪帮，一时间被部队内外传为佳话，还荣立了个人一等功。但匪徒刺中大腿的一刀，伤了筋骨，落下轻度残疾，转业回乡后在一个大型国企当了保卫科长。

十年后，国企改革，章大伟下岗了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，他失去了妻子，没了家。生活陷入困境，一筹莫展之际，邮递员将五张汇款单送到章大伟的手中。汇款地点来自不同的省市，汇款人一栏却不约而同地写着——“九号车厢”。

不久，章大伟破天荒地收到省城一家知名企业的聘用通知。他将信将疑地前往报到，董事长居然亲自接见他。

章大伟见对方有几分面熟，仔细端详：“你是九号车厢……华兵？”“嗯，九号车厢！”两名并肩战斗过的生死战友，紧紧拥抱在一起。

（推荐者：刘克忠）

（题图：张恩卫）



# 担保引发的

# 官司

□ 李新忠



阿明和王大田同在一家企业工作。这年春天，

阿明辞职建了个淀粉加工厂，并聘请王大田到自己的厂里担任业务主管。半年后，阿明的加工厂资金周转不过来，为此，他愁得吃不下饭，睡不好觉。

王大田看到阿明整日愁眉苦脸，也很着急。他想起以前的同事大伟，在一年前中了30万元的体彩大奖，于是兴冲冲地走进阿明的办公室，对他说：“伙计，别急，我有办法借到周转资金了！”

阿明顿时来了精神，忙招呼王大田坐下。王大田看着阿明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你还记得我们以前的同事大伟吗？他去年中了30万元体彩大奖，只要多给他点利息，我想他会借给咱们周转资金的。”

阿明一拍脑袋：“多亏你提醒！今晚咱俩就宴请大伟，向他借钱救救急。”

当晚，阿明和王大田把大伟请到了当地最出名的大酒店。席间，阿明说出借钱的事情，并承诺多付一些利息，大伟爽快地答应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大伟把10万元钱给了阿明，双方商定，10万元钱借期两年，付利息15000元，由王大田作为连带担保人。最后，三



· 法律知识故事 ·

人都在借款协议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
当年年底，阿明的加工厂生产出来的淀粉又严重积压，连工人的工资也发不出了。阿明实在没有办法，带着妻子和儿子跑路了。

淀粉加工厂倒闭后，大伟找不到阿明，就拿着借款协议向担保人王大田讨要10万元欠款。王大田本来就有心脏病，大伟每天缠着他要钱，王大田有苦难言，整日借酒消愁，终因心肌梗死猝死了。

王大田死后，大伟拿着借款协议向王大田的儿子王小军追要欠款，王小军以父亲已死、担保责任中止为由拒绝赔偿。

大伟多次向王小军追要欠款未果，无奈之下就去律师事务所咨询。律师了解了整个借款过程后，对大伟说：“王大田虽然已去世，但是他的担保责任仍然存在，让王小军承担他父亲的担保责任欠妥，你去了解一下，王大田居住的那两层楼房，如果王小军还没有继承，你可以向法院起诉，用王大田的两层楼房偿还你的欠款。”

大伟通过了解，确认那两层楼房的户主是王大田后，就把王大田的继承人王小军告上了法院。

半个月后，法院经过审理，判

决在王大田遗产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，如遗产不足以承担的，以遗产为限；如遗产超过担保补偿的，超过部分仍由王小军继承。

律师点评：

《担保引发的官司》故事涉及的法律问题是，担保人死亡后担保责任是否继续有效。

根据法律规定，保证人死亡后，保证责任仍旧存在。这时，保证人所承担的保证义务以其遗产为界限先行承担保证责任，然后再进行遗产分配，遗产继承人最高承担继承份额内的部分。

故事中，欠款人下落不明，担保人死亡，但借款协议仍然有效。由于担保人王大田虽然死亡，但留有遗产，故法院判决以其两层楼房偿还债主借款是有法可依的。

(题图：丁德武)

2016年12月(下)动感地带答案

**神探夏洛克答案：**苹果表皮细胞里含有一种氧化酵素，平时它被细胞膜严密包裹，不与空气接触，一旦细胞膜破了，氧化酵素就与空气中的氧发生氧化作用，导致苹果变色。所长咬过的苹果还没变色，如果真像所长所说30分钟前被人麻醉昏倒，那苹果的颜色应该会变。

**思维风暴答案：**C。



风云乱世，百年老店掌柜意外身死，临终前把家业托付给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姑娘。有人说她是仙女下凡，有人说她是土匪出身，她却说，自己只是一个知恩图报的普通人……

□ 于 洋



# 风云承济堂

## 1. 少奶奶

民国年间，北洋政府治下的热河都统承德府有一家老字号药铺，叫承济堂。承济堂的老掌柜姓杨，他为人厚道，急公好义，偏偏儿子杨济是个败家子，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“杨趴蛋”。

这段时日，老杨掌柜去奉天做药材生意，杨趴蛋就像松了辔头的驴子，四处撒欢。这天，他豪赌了一夜，一算账，竟然输了一万大洋。

从赌场出来，杨趴蛋肠子都悔青了，好在今天是父亲回家的日子，他希望父亲这趟买卖能多赚点，好替自己还账。

杨趴蛋到了家门口，转了好几圈没敢进门，正想着怎么和父亲交代，就见承济堂的老管家刘叔匆匆从里面跑出来，一看到杨趴蛋就哭着说：“少爷，你可回来了，赶紧进屋吧，老掌柜他……不行了。”

“不行了？”杨趴蛋懵懵懂懂地跟刘叔进了屋，屋里的景象让他





惊呆了——只见老杨掌柜躺在床上，已经奄奄一息，两手的手腕上各有一道深割的口子，血好像已经流干了。床旁边站着—一个陌生的姑娘，二十出头，打扮得干净利索，虽然眉头紧锁，但看上去异常冷静。

老杨掌柜听到杨趴蛋进来，缓缓睁开了眼睛，看了看杨趴蛋，又指了指旁边的姑娘，断断续续说了一句话：“我走后……你和她成亲，以后凡事要听她的。”接着就断气了。杨趴蛋扑倒在炕头大哭。

人情冷暖世态炎凉，老杨掌柜死的当晚，账房便卷着承济堂的钱跑了。刘叔和老掌柜带回来的姑娘忙里忙外，料理后事，杨趴蛋却只会坐在角落里一个劲地哭。

出完殡，赌场的债主侯三带着一群人来要账了。要账的这群人里，居然还有承济堂以前的一个伙计——阎六。这阎六经常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，后来被老杨掌柜辞退了，没想到竟然投奔了侯三。

此时，阎六得意洋洋地对杨趴蛋说：“还不出钱，就拿承济堂抵账！老掌柜死了，这承济堂在你杨趴蛋手里，败了还不是早晚的事？不如交到我们侯三爷手里，还能造福于民。”

侯三拿出一张字据，举到杨趴蛋面前说：“白纸黑字红手印，赌场的规矩，赖账的砍手，交出承济堂还是砍一只手，你可想清楚了。”

杨趴蛋吓得魂飞魄散，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上来。阎六见状，狞笑一声，上前就要揪杨趴蛋的衣领，手还没沾到衣裳边，就被迎面而来的一盆水浇了个透心凉。接着，就听到一个纤细却镇静的声音：“把字据给我。”

众人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，只见老掌柜带回来的那个姑娘扔掉盛水的铜盆，从怀中掏出一张纸，冲着侯三说：“现银没有，这是承济堂的房契，抵账了，把字据拿来，咱们两清。”

阎六狼狈地抹掉脸上的水，一个箭步冲到那姑娘跟前，叫嚣着：“你他娘的活腻了吧……”

“啪！”只见那姑娘挥手就是一个嘴巴，狠狠地抽在阎六脸上，骂道：“狗奴才，没大没小，我跟你家侯三爷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！”这一巴掌可把阎六打愣了，直勾勾地看着她。

侯三也是一愣，他仔细打量了一番那个姑娘，只见她眉清目秀，皮肤雪白，看似柔弱，神情里却有着异于常人的倔强和冷静。侯三不



敢轻视，想了想说：“承济堂现在这样子，房契只能抵两千大洋，剩下的八千呢？”

“两千就两千。”姑娘不慌不忙，“老掌柜刚走，现在账上周转不开，日后承济堂若能东山再起，我必将剩下的银子还上。”

侯三大笑：“东山再起？谁不知道你们的账房跑了，承济堂就剩下个空壳子。我改主意了，今天拿不出一万大洋，就按赌场规矩办。”

姑娘淡淡地说：“侯三爷，既然您不明事理，那我也豁出去了，您闻闻这承济堂周围是什么味。”

侯三这才注意到，原来刚才姑娘泼的那一盆不是水，竟然是火油。姑娘凛然道：“侯三爷，这承济堂里里外外全让我浇了火油，当然也包括您脚下踩的。今天要么您拿着房契走，要么，您带着承济堂的灰和我们的魂儿走。”说着，姑娘就擦着了洋火，要点那房契。

这场面可把侯三惊住了，不由得就问了姑娘一句：“那什么，你、你到底是谁啊？承济堂的事轮得到你做主？”

姑娘盯着侯三说：“三爷您听好了，我叫张小玉，打今儿个起，我是承济堂的少奶奶。”

三天后，张小玉和杨趴蛋搬出

了承济堂，承济堂里的药材全抵给了侯三，杨趴蛋只带走了老掌柜的一箱遗物和承济堂的牌匾。这箱遗物除了一些医书，就只有一面铜锣。据管家刘叔说，当年杨家祖上当医生，走街串巷时敲的就是这面铜锣，兴家立业后，历代承济堂掌柜都把它当做镇店之宝。

张小玉用带来的首饰在离承济堂不远的地方租了两间小房。全都安顿好以后，刘叔开口问道：“小玉姑娘，别怪我这个老东西多心，我有些话想问你。”

张小玉放下手里的活，说：“刘叔您问吧。”

刘叔清了清嗓子，说：“我在承济堂几十年，虽然不开方治病，但也能看出点门道。老掌柜临死前手腕上的刀痕，从刀锋走势上看，像是自己割的，老掌柜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您又是打哪来的？”

杨趴蛋也在一旁插嘴：“对呀对呀，我爹到底是怎么死的？”

张小玉沉默片刻，说：“刘叔，老杨掌柜已经走了，您问的事，我以后会慢慢告诉你们，现在我们应该先想办法把日子过下去。”

刘叔有些尴尬地说：“可我们连你的来历都不清楚……”



张小玉笑道：“刘叔，承济堂都没了，您还有什么让我图的？我是老掌柜给杨家找来的媳妇，趴蛋要是不嫌弃我，我愿意全心全意地和他过日子。”

刘叔点了点头，此时，他只能遵守老掌柜的遗嘱，认定了这个少奶奶。没过几个月，刘叔便张罗着让杨趴蛋和张小玉拜堂成了亲。

## 2. 毒山杏

成亲后没多久，这天一大早，刘叔和杨趴蛋就被院子里一阵“叮叮当当”的声音吵醒了。两人从屋里出来，发现张小玉正在院子里捣鼓老掌柜留下的那面铜锣呢。

杨趴蛋揉揉眼睛，问：“小玉，你拿这出来干吗？”

张小玉笑了笑说：“我昨天想了一夜，你之所以祸事连连，只怕是犯了小人语。别人越说你不行，就真的不行，这倒霉的邪祟就越会来找你。要想翻身，就得让别人都说你能起来。”

“我都趴蛋了，怎么让别人说我能起来？”

“我从小读过一些书，懂得一些破小人语的方法。”张小玉拿

起铜锣说，“这面铜锣是承济堂起家的宝贝，有个名号，叫功德锣。从明早开始，每日天色刚泛白的时候，你就到街上去敲这面锣，这是邪祟最脆弱的时候，猛敲铜锣便可驱走邪祟，破了小人语。”

经过侯三那件事，杨趴蛋已经对张小玉另眼相看，心想反正不赔本，试试就试试呗。

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杨趴蛋每天都按张小玉说的，天色一泛白就敲着锣在街上转一圈。好多人突然被锣声从梦中惊醒，吓出一身冷汗。慢慢地，街上就议论开了：“不知道杨趴蛋怎么了，以前太阳不晒屁股他都不带起炕的，现在怎么这么早起来？”
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大家都习惯了，每天早上锣声一响，人们就会在半梦半醒中嘟囔一句：“杨趴蛋起来了。”“别管他，是杨趴蛋起来了，咱们继续睡吧。”

承德是穷山，山上值钱的东西不长，却长了满山的毒山杏，每天早上杨趴蛋一敲完锣，张小玉就拉着他去摘山杏。杨趴蛋不解地问：“小玉，这毒山杏又苦又涩，杏核还有毒，咱每天费这么大劲儿，摘它做什么啊？”

张小玉笑道：“只要你每天敲



功德锣，毒山杏也能变成金元宝。”

张小玉带着杨趴蛋每天成袋地往家搬毒山杏，搬回家的毒山杏便晒干，一个一个地取杏仁。人们都议论说：“这杨趴蛋不会得了失心疯吧？他摘毒山杏该不是想害咱们吧？”那段时间，很多人家在井里打水时，都会先仔细看看水里有没有毒杏核，恐怕一不小心就中毒。

这天，街上忽然来了一群人，为首的几个都是商人打扮。他们进了一家药铺，问：“这里有没有山杏核？”药铺掌柜的一头雾水：“杏核？承德的山杏都有毒，不能食用，你看我们这有上好的黄芩、当

归……”

这行人不等他说完又问：“这满山的杏子就没人收吗？”掌柜的更不明白了，指了指杨趴蛋家说：“他家好像有那东西。”

接下来的事情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这群人竟然花高价买下了杨趴蛋家里所有的毒杏仁。杨趴蛋看着一堆大洋和银票，一个劲儿地傻笑，一旁的刘叔却皱起了眉头，问：“少奶奶，您说这些人买毒杏仁做什么，该不会做什么坏事吧？”

杨趴蛋插嘴说：“哎呀刘叔，这还用问？这些人都是我用功德锣招来的财神呀！”

张小玉笑道：“刘叔，您别担心，听我解释。现在战火纷飞，各路军阀都在扩大地盘，可最令军阀头疼的就是自己的兵都拿着两杆枪，一杆是打仗的枪，另一杆就是烟枪。鸦片烟让那些当兵的变成了病秧子，还怎么打仗？所以，军阀们就下狠心要断了当兵的烟枪。”

“这和毒杏仁有啥关系啊？”刘叔还是不明白。

“要想戒烟毒，他们必会给士兵服用一种药——补正丸。”

刘叔听了一拍脑袋，恍然大悟：“《救迷良方》里的补正丸！曾经有位大清名医受林则徐之托，研





制十八味戒烟方，其中就有这补正丸。我真是老糊涂了！”

张小玉赞许道：“刘叔不愧是承济堂的老管家。这补正丸里有一味以毒攻毒的药物，便是毒杏核。这种山杏只生在北方，又以热河生长得最盛，药性也最强，所以他们一定会来这里收。”

“少奶奶，您可真不是凡人！”这回刘叔是真正地打心眼里佩服张小玉了。杨趴蛋在一旁听了，兴奋地说，以后啥都不用干，光摘毒山杏就行了，可张小玉告诉他，补正丸只能治标，不能治本，明年就不会有人来收毒山杏了。

张小玉用赚来的钱在通宝山上买了一大片地，种起了药材。转眼一年过去了，她租了一个门面，将承济堂重新开张。

开业那天，承济堂的老主顾都来了。张小玉高兴地对杨趴蛋说：“从今天起，你就不叫趴蛋了，你是承济堂的新当家，杨济杨掌柜。”

### 3. 黑金子

张小玉善于经营，再加上承济堂名声在外，没几年就恢复了元气。除了看病抓药，承济堂还做药材生

意。热河匪患严重，别的商家的药材经常被抢，可只要是承济堂运出去的药材，无论多名贵，从未被抢过。热河最大的匪帮是黑山顶上的土匪，匪首人称“通臂哪吒”，省政府曾悬赏六千现大洋捉拿他，可就连他们也劫不着承济堂的货。别人都说，那是因为有杨家的功德锣镇着，杨家的药材都上了隐身符，土匪根本找不着。

人最不懂的就是“知足”，像杨济这样的二世祖更是如此。这天，承德来了一群人，拿着奇奇怪怪的仪器，专门到山上捣鼓什么，最后，他们在杨家的通宝山草药园里刨了一些石头走了。

这事很快传到了杨济耳里，经过多方打探他才知道，原来通宝山的深处，竟蕴藏着异常丰富的“黑金子”！杨济知道后着实兴奋，就和张小玉说了开煤矿的想法。张小玉说，还是要先把承济堂经营好，不要朝三暮四。没想到杨济竟然发了火，大声嚷道：“我才是承济堂的掌柜，再不下手，这天赐的财富就要落入那些外乡人手里了。”

张小玉一咬嘴唇说：“其实，老掌柜生前就知道黑金子的事情，临死前，他叮嘱我无论如何都要守住通宝山里的黑金子。现



在开矿，只能是为他人做嫁衣。”

杨济不明白：“你是说那几个外乡人，那有什么可怕的？”

张小玉摇摇头，说：“那些根本不是人，是饿狼。”

杨济并没有把张小玉的话放在心上，没多久，他就办了开采凭证，准备来年开春正式动工。

转眼到了第二年，杨济的煤矿没能开起来，承德府也没能平安。三月春暖花开的季节，热河却迎来一队日本骑兵。仅仅一百多个日本骑兵就占了整个承德府，一路上没有遭受半点抵抗，热河全境变成了满洲国的热河省。

日本人来了以后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铲除承德匪患，一时间，承德大大小小的匪帮被悉数歼灭，就连最难攻的黑山顶上的匪帮也被打

散，匪首通臂哪吒下落不明。

日本人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开矿。是祸躲不过，日本人很快来到杨家。让杨济始料未及的是，领队的竟然是阎六。阎六现在给日本人做事，专门负责去老百姓家里征地。阎六来的时候，杨济还在悠闲地喝茶，听阎六趾高气扬地说日本人要征用通宝山，让自己把通宝山草药园给扒干净了，他一下子就跳了起来：“那片地是我们承济堂买下来的，你凭什么说征用就征用？”

阎六奸笑一声说：“这地皮是你的，没错，可这山里的黑金子是属于天皇陛下的。”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张纸，“这是日本人批的开采证。”

杨济急了，说：“开采证是我们先办的，你这算什么？”

阎六冷笑一声：“算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那是民国政府发的，现在这里是满洲国了，你这是公开反对天皇陛下。”

“满洲国也是中国的皇帝当家。”只见张小玉从屋里走了出来，她对阎六说：“你说这满洲国





是日本人的，就是反对了满洲皇帝，这话要是传到皇上耳朵里，定给你个叛国罪！知道叛国罪该受什么刑罚吗？凌迟！”

阎六听了张小玉的话，吓出一身冷汗，赶紧说：“你别血口喷人，你看看我这张开采证明上写的是些什么。”

杨济拿过凭证一看，不由得一愣，只见上面写的是“大德山矿业所开采证”。他想了半天，愣没想起大德山在哪。

阎六说：“告诉你们，满洲皇帝已经下了圣旨，这通宝山即日起更名为大德山，大德山旁边那个小阳坡改叫通宝山。皇军以德服人，你们照样可以在通宝山开矿。”

杨济听了，气得七窍生烟：“我开采个屁！那小阳坡全是石头，养猪都没人愿意去。”

“那我不管，皇军给你们一个月时间，到时候要是还不迁走，后果自负！”阎六说完便扬长而去。

## 4. 通缉犯

通宝山草药园搬迁的这段时间，承济堂生意不是很好，日本人动不动就在街上抓人，说是剿匪。

杨济害怕日本人，不敢出门，每天就闷在后院。

张小玉生性倔强，自从被阎六这么一闹腾，她心中总是有一股怒气。这天夜里，杨济已经睡熟了，张小玉却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她想起有好几天没到前院承济堂去过，就想趁睡不着去看看。自打日本人来了，夜里实行灯火管制，张小玉也不敢掌灯，便借着月光往前院走去。

溜达到了药房门口，她便想推门进去，可一推门，愕然发现门从里面反锁了。张小玉一惊，便敲门问道：“谁在里面？”

里面无人应答。张小玉又敲了敲门，问：“有人在里面吗？”过了一会儿，门才缓缓开了一条小缝，探出一个脑袋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少……少奶奶。”

张小玉借着月光一看，居然是管家刘叔，就问：“刘叔，大半夜的您在这干什么？”

刘叔表情慌张，结巴着说：“没……没事，我就过来看看……少奶奶您回吧。”

张小玉是个聪明人，知道情况不对，推门就要进去，忽然从门缝里伸出一个黑洞洞的东西，顶到张小玉头上，里面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道：“都他娘别嚷嚷。”



张小玉立刻就反应过来，顶在自己头上的东西是枪！接着，一只大手把张小玉一把拽进了屋里，关紧了房门。屋里一点光亮都没有，张小玉感到屋里不止三人，来者是何人呢？排除了各种可能后，她忽然冒出了一个想法，便试着开口问道：“朋友，敢问是西庙的佛爷，还是闯窑堂的僧？”

对方虽然没说话，但张小玉感觉到，黑暗中的这群人还是有了反应。过了半晌，对面一个低沉的声音开口了：“嗨，万家的果食还是亲戚？”

张小玉听说话的人似乎非常虚弱，便继续说道：“还请朋友把灯

笼扯高点，这里比不上那青瓦窑。”

对方又说：“拜见过阿么啦？”张小玉说：“房上没瓦。”

对方说：“并肩子，好吧哒。”

张小玉说：“缸不紧，瓢不硬，抬高了。”

对方又是一阵沉默。此时，刘叔已经吓得瘫倒在地，心想，原来这少奶奶是土匪出身，一直在杨家踩点，今天把土匪招到家里来了。

黑暗之中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过了一会儿，对方窃窃私语了几句，便擦着火捻子，掌了灯。屋子里一亮，张小玉揉了揉眼睛，这才发现，对面有四个人，前面一个人面色憔悴，坐在椅子上，后面站着三个大汉，全都手持双枪。张小玉看坐着的人有点眼熟，可一时想不起来在哪见过，突然，刘叔惊讶地叫了一声：“侯三？”

张小玉仔细一看，这才认出，坐在椅子上的正是当年害得杨家倾家荡产的侯三。此时侯三面色苍白，肚子上被一大圈白布胡乱缠着，不断往外渗血。

刘叔看见侯三，跟见了仇人似的，怒道：“好你个侯三，当年你骗走老承济堂，现在又带枪来抢新承济堂，今天我拼了老命也不让你







得逞！”张小玉拦住说：“刘叔，侯三已经受了重伤，若不医治，他活不过今晚。”刘叔听了赶忙说：“对对，少奶奶，还是您聪明，用不着咱们亲自动手，亲自动手都埋汰了自个儿，让他在这等死。”

张小玉却说：“你快去药房配些金疮药来。”

“好嘞，我这就去……”刘叔刚要转身，忽然觉得不对，回身问道：“少奶奶您说拿什么？”

张小玉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来承济堂的就是病人，承济堂没有见死不救的规矩。”

刘叔看张小玉一脸严肃，犹豫了一会儿，终于向药房走去，心里却想，难道少奶奶真是拐了外人要算计承济堂？

刘叔是承济堂的老管家，耳濡目染也练就了一手好医术。取来药后，他发现侯三伤得比较严重，刀伤、枪伤都有，有的伤口已经感染，便一点一点将烂肉剜去。这侯三也算条汉子，竟然一声没吭。

处理完伤口，刘叔走到张小玉面前说：“少奶奶，完事了，能不能活命得看造化。”张小玉点了点头，刘叔接着又说：“少奶奶，您可别忘了东郭先生的故事啊……”

张小玉笑了笑，说：“刘叔，算起来，当年承济堂还欠侯三爷八千现大洋，今天还清了。”刘叔这才想起，当年用老承济堂抵赌债，只抵了两千大洋，便愤愤地说：“他这条命，哪值那么多钱？”

“值！”张小玉重重地说了一句，转头看着侯三，“当年北洋政府悬赏六千现大洋捉拿你，现在日本人涨到了八千现大洋。今天我救了你的命，咱们就两清了，是不是，通臂哪吒侯三爷？”

“通臂哪吒？”刘叔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“少奶奶，您说热河巨匪通臂哪吒就是侯三？”

侯三挤出一声笑，说：“杨家少奶奶精明！敢问你怎么知道我就是通臂哪吒？”

张小玉说：“这通臂猿本是猴类，哪吒行三，和你一样，我便猜想侯三爷便是通臂哪吒，今日一见也就证实了。”侯三点了点头说：“杨家少奶奶有胆有识。”

刘叔听到这里，“扑通”就跪在张小玉面前，说：“少奶奶，您长长心吧，明知道他是专抢药材的通臂哪吒，您还救他，他可是咱药商的死对头啊！”

“他奶奶的！”侯三身后一个大汉听不下去了，“你个老东西，



摸摸自个儿良心，我们当家的可动过你们承济堂一分一毫的货？”

刘叔“呸”了一声说：“那是我们有功德锣镇着，你们当土匪的看不起……”

这大汉刚要接着骂，却被侯三拦了下来，他对张小玉说：“今天我是走投无路，不得已才闯入承济堂求药。要说贵店的货，我还真是看不上，劫你家一车药，还不如我一梭子子弹值钱……”

刘叔不乐意道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，我们承济堂的药材，在整个热河都是数一数二的……”

“刘叔，三爷要的货确实不是咱们家有的。”张小玉打断刘叔的话，“三爷的货是黑叶子吧？”

黑叶子就是鸦片，这时，侯三旁边一个戴着毡帽的人说：“杨家少奶奶真是见过世面，通晓事理，既然你救了我们当家的命，那我就为我们当家的正正清白。”

这戴毡帽的土匪是黑山顶匪帮的军师，他看到承德有些贪心的商家打着做正经生意的幌子，把鸦片夹杂在药材中偷偷贩运，就建议侯三抢这些药材商的“药材”。抢来的鸦片并不卖给百姓，而是卖给那些当兵的，钱给得痛快，没钱的就用一些枪支弹药换。

听完这一席话，刘叔无言以对。张小玉想了想，开口问道：“不知三爷怎会落到如此地步？”

戴毡帽的土匪骂道：“还不是阎六那狗东西，他和日本人暗中勾结，当了狗汉奸……”

侯三咳嗽一声，道：“好了，别说这些没用的了。”转头又对张小玉说：“杨家少奶奶，我侯三从不欠人情，若能活命，欠你的日后一定加倍奉还。”

张小玉沉吟了一下，说：“眼下倒真有一件事要求三爷帮忙。”

张小玉和侯三谈的事并没有让刘叔听到。两人说话时，刘叔在外面担惊受怕地守了一个时辰。这天的事，张小玉也没让刘叔告诉杨济。

## 5. 小阳坡

这事过去一段日子后，张小玉和杨济商量：“现在的世道，我们要是不自强，就只能让日本人欺负，我想，还是要把通宝山矿业所建起来。”杨济一头雾水：“可咱们的通宝山已经变成大德山了……”

张小玉说：“就在旁边的小阳坡建。”杨济不明白：“那里可什么都没有啊！”



张小玉神秘地说：“你忘了我学过玄黄之术吗？只要有杨家的功德锣在，毒山杏可以变大洋，小阳坡也能变成金山。”

杨济就问张小玉该怎么做，张小玉说，小阳坡虽然荒芜，却紧邻通宝山，你是金命，只需每日中午在街上敲功德锣，那通宝山里的黑金子自然就会流到小阳坡里来。

杨济对小玉的法术深信不疑，从那天起，他每天中午都沿街敲上一通锣。人们听到锣声，都七嘴八舌地谈论：“这杨济又抽什么风呢？”“听说好像一挖着黑金子就敲锣庆祝。”“嘿，这小子还真有富贵命，听说他媳妇儿会法术，能把日本人矿山底下的黑金子引过来……”

果然，杨家真的从小阳坡里源源不断地挖出了黑金子。这事很快传到了日本人耳里，日本人把负责征地的阎六一顿训斥，责备他当初为什么不把旁边的小阳坡也一起征用。阎六说不怪他，都是因为杨家的媳妇儿有妖术。日本人听了，一连给了他十几个大嘴巴。

杨家的矿山规模越来越大，小阳坡就像一个挖不完的聚宝盆，不到三年时间，杨家的通宝矿业变

成了整个承德府最大的矿山，而旁边日本人的大德矿业却连矿工都招不来，没多久就荒废了。

在这期间，承济堂还迎来了一桩喜事——张小玉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，起名叫杨承安。自打张小玉当了娘以后，便把心思都放到了孩子身上，不再过问生意上的事了。

渐渐地，杨济变得飞扬跋扈起来，喜欢听奉承话，一些无赖甚至汉奸，都成了他身边的朋友。他出手阔绰，爱出风头，连日本人“剿匪”他都大把大把地捐钱。

杨济发家的事也被人们传得神乎其神，都说杨家有个宝贝铜锣，只要一敲，四方财神就会往他那儿聚。还有人说，张小玉是玉兔转世，要不是生孩子伤了元气，不能用法术，她能让日本人滚回老家去。这些话慢慢传到阎六的耳朵里。

且说这阎六，自从在日本人那失宠，一直郁郁不得志。这日，阎六在小酒馆喝酒，听到邻桌的人谈论杨济，心里不悦。他连喝了几杯，忽然计从心来：既然张小玉那妖婆子生孩子不能施法术，我不如趁着这个机会，毁了那什么功德锣。

借着酒劲，当天半夜，阎六便摸到承济堂。新建的承济堂占地很大，阎六转了好一会儿，也没找到



放功德锣的地方。转着转着，他就转到了承济堂的仓库，看见里面亮着灯，似有人影晃动，便偷偷凑了上去。阎六这一看，惊得差点咬掉舌头，里面不是别人，正是张小玉和被日本人通缉了好几年的侯三。

张小玉对侯三说：“三爷，您放心在这住着，杨济现在和日本人关系还算融洽，目前这里还安全。”

阎六听罢，不由得又惊又喜，匆忙转身离开。一路上他暗道：难怪张小玉这么狂，原来她不光有妖术，还有土匪暗中帮忙，也不知道这张小玉什么时候和侯三勾搭成奸了，自己何不把此事告诉杨济？到时候杨济肯定会和张小玉翻脸，没

了张小玉，要掌控杨济这个二世祖，还不是易如反掌？

转天，阎六就联系上了杨济，为了讨杨济开心，他特意包下了承德数一数二的大酒楼。阎六是个精通谄媚之术的人，加上二人同为日本人剿匪出过力，几句话就化解矛盾，杨济被哄得心花怒放。

酒过三巡，阎六见时机差不多了，便佯装喝醉，开口说道：“杨老板，您这几年可是鸿运当头啊，这财源都追着您跑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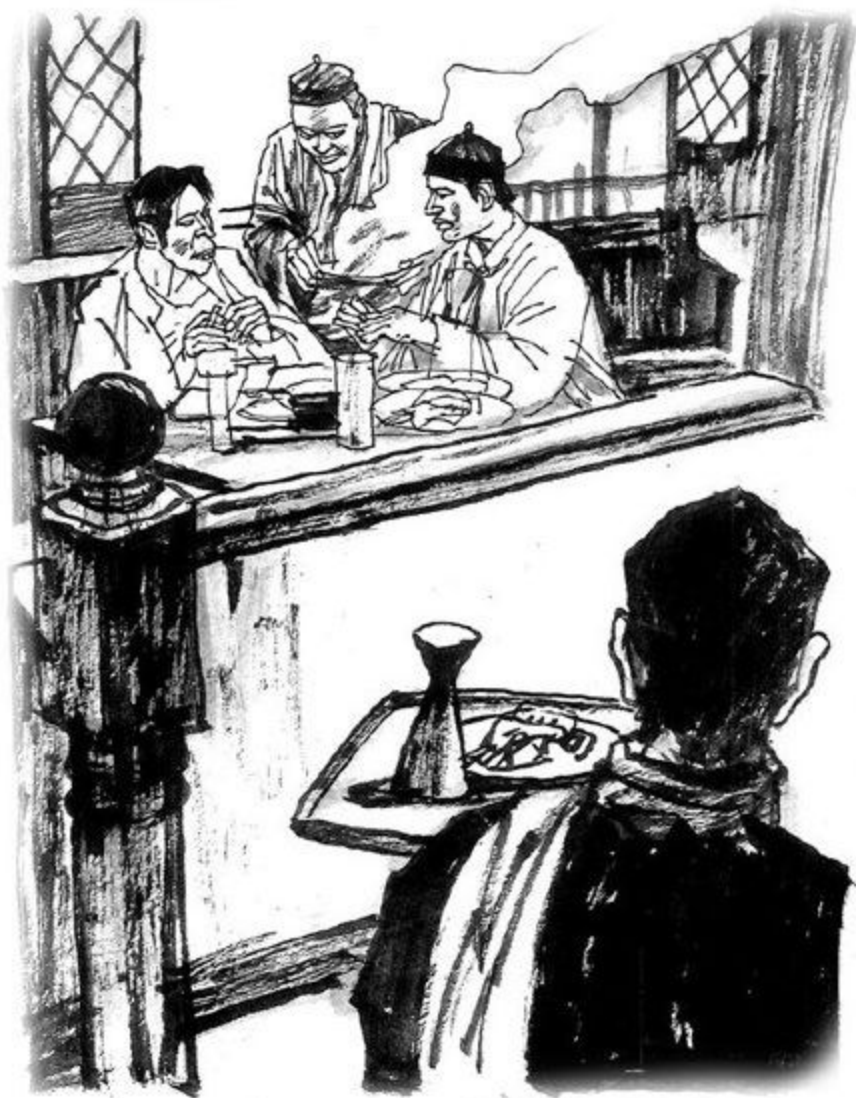
杨济得意道：“这叫祖上积德，我爹不知道从哪给我领回来一个神仙媳妇儿，又有祖上的功德锣镇宅，哪能不发啊！”

阎六赶紧附和：“那是那是，不过……小弟最近听了些风言风语，说嫂夫人她……”

杨济听出话里有话，追问道：“你说小玉，她怎么了？”

阎六便把那天晚上看见的添油加醋地讲了一遍，还杜撰了些二人又搂又亲的话。杨济半信半疑，脸涨得通红，出了一头的汗。

阎六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杨老板，少奶奶干这些事，瞒不过一个人，只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出来作证。”杨济赶忙问：“谁？”





“老管家刘叔！”

杨济一拍桌子道：“这个老东西，原来他也在骗我！”回身便让跟班的伙计火速把刘管家叫来。

刘叔听到传唤，放下手中的活赶了过来。看到阎六，他心中一阵反感，杨济却说阎六不是外人，开口便逼问侯三的事。刘叔无奈，就把几年前那晚初遇侯三的事说了一遍，杨济听完大惊。

刘叔接着说：“我也劝过少奶奶别和土匪接触，这几年果然没了侯三的消息。可就在上个月，一天夜里，我已经睡下，忽然少奶奶把我叫醒，带去了仓库，那时候我才知道仓库里有个密室，在这密室里又见到了侯三。这次侯三看上去非常狼狈，地上还躺着几个受枪伤的人，少奶奶叫我去，就是让我帮他们治伤的。”

杨济听罢大怒，骂道：“这吃里扒外的娘们，还真想联合土匪霸占我杨济的家业……”

阎六便道：“杨老板，这侯三是日本人的要犯，窝藏要犯可是死罪！只要抓到现行，还怕治不了这对狗男女？”

杨济“嗯”了一声道：“刘叔，你明天就把这对狗男女约到密室，

看到时候怎么收拾他们。”

刘叔赶紧跪下说：“东家，要我看，劝劝少奶奶算了，难道你真狠心把少奶奶置于死地？”

阎六阴笑着说：“我说刘管家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要这么下去，杨家的财产早晚得姓侯，说不定杨老板的少爷都不是亲生的呢……”

杨济一拍桌子喊道：“赶紧去！”刘叔只得应声走了出去。

## 6. 藏身处

再说刘叔，一路跌跌撞撞回到家，虽说心里不忍，可他毕竟是杨家的老仆，最终还是按杨济的吩咐行事了。

第二天夜里，去密室的路上，刘叔一直慌慌张张的。到了密室，张小玉在墙上按了几下，一扇隐秘的门打开了，她转身问道：“刘叔，你可知道这扇门通向哪吗？”

刘叔摇摇头，张小玉说：“侯三今天不会来了，咱们去找他吧。”

“不来了？去哪找他？”

“通臂哪吒的藏身之所。”张小玉说完便大步走进那隐秘的门。

此时，杨济和阎六带着几十个维持会的伪军和宪兵队的日本兵在外面埋伏，听说侯三还有藏匿的老



窝，更是兴奋，见二人走远，也带着人跟了过去。

门后是一条长长的密道，张小玉和刘叔一路无话，不多时，二人竟走到了一个巨大的地下洞穴。洞穴正北方向摆着一把太师椅，太师椅上坐着一个人，虽然光线很暗，可刘叔还是一眼就认出来，那人正是侯三。侯三见了二人，笑了一声，对刘叔道：“我说老东西，最近不看医书，改看兵法了？伏兵设得可以嘛！”

“原来你们早就知道了！”刘叔话音刚落，杨济和阎六就带着几十名日军和伪军围了过来。杨济气恼地对张小玉说：“你真的和侯三在一起了？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张小玉看了一眼杨济，叹了一口气，问：“你可知道日本人为什么要捉拿侯三爷？”

杨济“哼”了一声说：“侯三这土匪作恶多端……”

张小玉摇头说：“你可知道，三年前，侯三爷被日本人打伤后，就投奔了热河抗日救国的孙将军。可惜前不久茅山一役，孙将军战死，他才带着残兵流落到此。”

杨济半信半疑：“那你为什么和他混在一起？”说着他打量了一

下周围，问：“这又是什么地方？”

张小玉镇静地说：“不瞒你说，现在咱们就站在小阳坡底下。”

此话一出，在场的人全都一愣。阎六四下看了看，问：“小阳坡底下不全是黑金子吗？怎么会是个这么大的山洞？”

侯三哈哈大笑道：“阎六，其实这小阳坡下面屁都没有，黑金子一直都在通宝山里！当年通宝山被你们强行骗走，杨家少奶奶早就想好了计策，只是苦于没有帮手，直到我侯三出现，计划才能实施。那通宝山山高，黑金子埋得深，一时半刻根本挖不出黑金子，可小阳坡矮，正好可在小阳坡里打出隧道，将通宝山的黑金子挖走。”

杨济听了这话，吃惊地看着张小玉：“你不是说，黑金子是靠功德锣引来的吗？”

张小玉摇头说：“我让你敲锣，只是为了掩人耳目。人们相信黑金子流到小阳坡来了，工人就会来小阳坡找活干，日本人的矿业所就招不到工人。”

阎六听了恍然大悟，对张小玉说：“人人都说你会妖术，原来是要把戏骗人！不过就凭你一个娘们，怎么能把事情做得这么天衣无



缝？莫非你还有什么同伙吗？”

张小玉不屑地笑了笑说：“哪有什么同伙，只不过当年我家夫人打理过一阵子中兴煤矿的事务，我耳濡目染地学了点。”

此话出口，在场的人们又是一惊。谁不知道，中兴煤矿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矿，通宝山的规模和它比，只不过是牛身上的一根毛。

阎六不相信地嘟囔：“你就吹吧，你他娘的到底什么来头？”

张小玉没理他，转头对杨济说：“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的来历，想知道老掌柜是怎么死的吗？今天我就给你说个明白。”

## 7. 当年事

张小玉坐到一把椅子上，缓缓说了起来：“其实，我不过是张大帅府里寿夫人身边的一名梳头丫鬟。当年，日本人在皇姑屯设伏，老师重伤而亡。为防日本人趁虚而入，寿夫人当机立断，让全府上下秘不发丧。谁知，当天日本人竟然派领事夫人前来打探老师生死。为瞒过日本人，寿夫人特意坐到梳妆台前，让我为她梳妆打扮后才出门见客。领事夫人见寿夫人妆容明艳，

谈笑风生，心中疑惑不定，就提出要探望老师。寿夫人以老师失血过多需要静养为由，拒绝了她。可万没想到，就在寿夫人准备送客时，领事夫人突然从怀中掏出一副药，事情就出在这副药上。”

杨济忙问：“药，什么药？这和我爹的死有什么关系？”

张小玉继续说，日本领事夫人拿来的这副药极奇，乃是日本的国手鬼医所制。此药如果被失血过多的人服下，即刻便能止血止痛，有起死回生之效；可如果被没受伤的人吃了，此药便会在体内乱串经脉，使人凝血而亡。

领事夫人要老师立刻服下此药，可是老师早已不在，寿夫人只能用尽浑身解数拒绝，领事夫人却纠缠不休。正当寿夫人无计可施的时候，忽然从老师屋子里传出来一句骂声：“妈了巴子的，有灵丹妙药还不赶紧拿过来，疼死老子了。”接着，一位医官匆匆从屋里走出来，拿走了这副药。刚才那声音和老师的几乎一模一样，寿夫人自己都是一惊，顺着门缝往里一看才知道，倚靠在床的竟是老杨掌柜。

杨济听到这里，惊道：“我爹？我爹怎么会在那？”

张小玉说，当年承济堂声名在



外，老杨掌柜每次去奉天做生意，都会亲自去大帅府送药。当天他刚好在场，巧的是，老杨掌柜的身高模样和老师有七八分相似，领事夫人从门缝里看去，自然分辨不出来。

医官把药拿到床前，老杨掌柜眼都没眨一下就把药吃了下去。那领事夫人也真有心计，一直在门口拖了一盏茶的工夫才离开。领事夫人一走，老杨掌柜立刻将双腕割开，放血急救，却发现竟然没有一丝血流出，就知道事情不妙……

一旁的刘叔听到这里，早已老泪纵横，喊了一声：“老掌柜仁义啊！”杨济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

张小玉看了一眼杨济，说：“正因为老掌柜仁义，我才知恩图报。老掌柜当时知道自己无生还希望，最担心的就是你这个儿子。寿夫人

感念老掌柜的恩情，便做媒将我许配给你。我临行前，夫人收我为义女，叮嘱我一定要尽心尽力，守好杨家百年基业，从一而终……我张小玉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，可我更不能眼睁睁看着杨家变成日本人的帮凶，那样老掌柜就白死了……”

这些话张小玉说得很慢，同时，她一双深邃的眼睛一直盯着杨济，渐渐地，眼里充满了泪水。杨济被她盯得满面羞愧，不敢抬头。

阎六见状，冷笑着说：“少奶奶的故事讲得真精彩，这样吧，等送你和侯三上了路，我找个唱戏的给二位写成戏文传唱？”

这时，侯三笑道：“阎六，别急着动手啊，咱爷俩的账还得算算呢。”阎六哼了一声：“行啊，今天你要能活着出去，随便你算。”

侯三没理阎六，说：“当年这小阳坡一打开就有这么个天然的大洞，虽不能藏雄兵百万，可百八十人在里面吃喝拉撒足够用了。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侯三笑了笑说：







“你当年出卖黑山顶的兄弟，现在你仔细看看，这里的摆设眼熟不？是不是跟黑山顶聚义堂差不多？”阎六悚然一惊道：“难道这里是……”

侯三一笑，说：“正是老子的土匪窝！”他话音一落，立刻从四面窜出来上百名手持双枪的土匪，围住了阎六一行人。

侯三向前走了一步，说：“这里有黑山顶的老弟兄，还有孙将军的旧部，阎六啊，这些人个个都和你有血海深仇！”

阎六哆嗦着骂道：“原来你们这帮土匪全藏在这，怪不得能凭空消失！”

“没错！”此刻张小玉的表情已经冷得像一块寒冰，“平日里枪支弹药都是混在承济堂的药材里运到仓库，再通过密道运到这里。”

此时阎六早就吓呆了，有几个伪军倒看得清形势，纷纷缴械跪在了地上。日本兵看到有人投降，“呜哩哇啦”说了几句，一枪打死了一个投降的伪军。说来也巧，随着枪声一响，也不知道哪刮过来一阵阴风，吹灭了灯火，紧接着枪声四起……

那晚的枪声响了一夜。第二天天刚放亮，人们就看到一队队的日

本兵匆匆往小阳坡赶去。街头巷尾都在议论：杨家少奶奶是玉兔下凡，引来天兵天将，昨夜在小阳坡和日本人干了一仗，把鬼子给包圆了，然后又带着天兵不知所踪……

有好奇的人就去承济堂打听，却发现承济堂的老板杨济有些奇怪：他不停地敲着那面功德锣，嘴里还一直嘟囔着张小玉的名字……

没过多久，热河光复了。国民政府惩治汉奸，杨济当年为日本人捐过钱，本该严惩，可他现在已经疯了，没人愿意去理一个疯子。又过了一阵子，街上听不到杨济的锣声了，有人说他死了，也有人说，那是张小玉临走前教给他的第三计——敲锣装疯，逃脱国法……

很多年过去了，沧海桑田，风云变幻，转眼到了改革开放那一年。这天，承德的热闹地段新开了一家大药房，名字也叫“承济堂”。药房老板四十岁左右，气度不凡。开业那天很多人来看热闹，一个上岁数的老头问：“这和老字号承济堂是一家吗？老板还姓杨吗？”

药房门口的藤椅上，有个老太太正躺着晒太阳，她悠然地笑了笑说：“老板不姓杨，他是我儿子，姓张，叫张承安。”

（题图、插图：杨宏富）



故事会微信号：story63，欢迎添加故事会微信，参与互动！

· 神探夏洛克 ·

## 甲板上的枪声

夏洛克乘坐游轮出门旅游。海上起了风暴，游轮在风暴中东摇西晃，颠簸前行。风暴暂息时，甲板上传来一声枪响。夏洛克听到后立刻冲了出去，他看到有一个男人倒在甲板上，被枪打中头部，当场死亡。

船长和夏洛克立马展开调查，调查工作从距离发现尸体地点最近的乘客开始。

第一个被询问的是道森，他说听到枪声时，他正在舱室里写一封信。船长问：“我可以过目吗？”夏洛克从船长的肩上望过去，看到信笺上写满了清晰的蝇头小字。很显然，信是写给一位女士的。

下一个被询问的是玛格丽特小姐，她显得紧张不安。她说自己被大风暴吓坏了，案发时她正躲在对面未婚夫蒙哥马利的卧舱。蒙哥马利证实了她的陈述，并解释说，他俩之所以未冲出舱室，是因为担心在深夜同时露面，会有损他俩的名誉。夏洛克注意到蒙哥马利的睡衣上有块深红色的印迹。

经过调查，其余乘客和船员的所在位置都使他们摆脱了嫌疑。那么，凶手究竟是谁？您判断的依据又是什么呢？

### 超级视觉

加拿大著名错觉图艺术家 Rob Gonsalves 又出新作了！

这一次，他把秋日落叶、森林与湖面结合在一起。画面的上半部分似乎是人们在湖面上泛舟，再往下看，就不一样了……



### 疯狂QA

这是一道让你伤脑筋的题目：在 26 个字母中，字母 A 和字母 C 相比，谁比较高呢？

（温馨提示：背一背字母表吧，会利用到谐音哦！）

### 想知道答案吗？

1. 您可直接扫描右侧二维码。
2. 登录 <http://t.cn/RVB6wrQ>
3. 购买 2017 年 1 月下《故事会》。



动感地带，与您不见不散！上期答案见本期 P62。



## 故事会 ■ 新浪微故事大赛

### 11月优秀作品选登 主题：梦

**@Daria 了吗** 2001年某天，我做了个奇异的梦，梦中一位伟大的预言家说，10年后将出现平行世界。“新世界中运行着截然不同的秩序，那里人与人互相关爱，美好事物充盈四周。那里每天上演动人的爱情和励志故事，一文不名的人也能得到敬重。”我急追问，如何进入新世界？他缓缓吐出一个神秘的词，朋友圈！

**@季群的微博** 妈妈生下他后就去世了，他经常梦到妈妈，却看不清她的样子。七岁那年，爸爸和一个眉心有痣的女人结婚了。她对他很好，他却不肯叫她妈妈。一个雨夜，他发高烧，她抱起他就往医院跑。他蒙眬中感觉到医生给他打针，然后躺在她怀里睡着了。他梦中又见到了妈妈，原来妈妈眉心有颗痣。

**@江户川柯南 0707** 大牛无儿无妻，贫困潦倒，每晚睡觉接连做噩梦，苦不堪言。这天，一商人路过大牛家，听闻大牛的遭遇，便赠与大牛一粒药丸：“服下它，以后你就不用睡觉，便可摆脱噩梦的困扰。”过几日，大牛却请求商人恢复原状，商人问其故，大牛说：“漫长夜里寂寞难耐，且还要多吃一顿饭，消费不起啊！”

**@贫民区的百万富翁** 刘老汉做了个梦，第二天就在村头的一块地上开挖，儿子问他挖什么他也不说，就让儿子一起挖。同村人见状都来跟着挖宝。记者闻讯来访，寻根查底找到刘老汉，问他挖什么，刘老汉低声答：“地快旱死了，我做了个梦，这块能打出水。”“那为啥不跟大伙说？”记者问。“说了，谁还会挖？”

**@杨信社** “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……”课堂上我正打瞌睡，隐约听到许多同学在讲他们的梦。平时回答问题我不行，现在让讲梦我可



## 故事会·新浪微故事大赛

### 1月征集主题：万能

《故事会》杂志和新浪微博（weibo.com）联合主办的微故事大赛邀请您用最短的文字，写出最精彩的故事！

本次大赛所有作品通过新浪微博平台征集（@故事会微故事大赛），每月一个主题，当月设金奖1名，奖金1400元；银奖2名，奖金700元；优秀奖13名，奖金150元，优秀作品将在每月《故事会》上刊登。11月主题结果已经揭晓，详情请登录故事中国网（www.storychina.cn）查看。

1月微故事征集主题：万能。如果万能存在于我们身边，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？正文字数在130以下，力求情节出人意表，立意隽永深远，文字鲜明生动。截稿日期：1月21日。（本期刊物特别选登11月微故事大赛优秀作品）

不能错过这个机会，于是等我同桌说完后我举手喊道：“昨天晚上我也做了一个梦……”老师说：“难得你这么踊跃，提醒你一下，原文没有‘也’，继续往下背……”

**@ 腻了倦 W 了散了淡了** 甲：昨晚我做了个噩梦，梦见我中了五百万。乙：怎么回事？说来听听。甲：我梦见我买了个大大的房子，上下两楼的那种，开心的我啊，正楼上楼下看呢，忽然一想，这房价得多少一平呢？算五万一平好了，毛估房子三百平。天呐，我还欠一千万！

**@ 杨信社** 吝啬鬼的老婆今天过生日，吝啬鬼答应给老婆买件皮衣，最后却买了件革的。老婆不满地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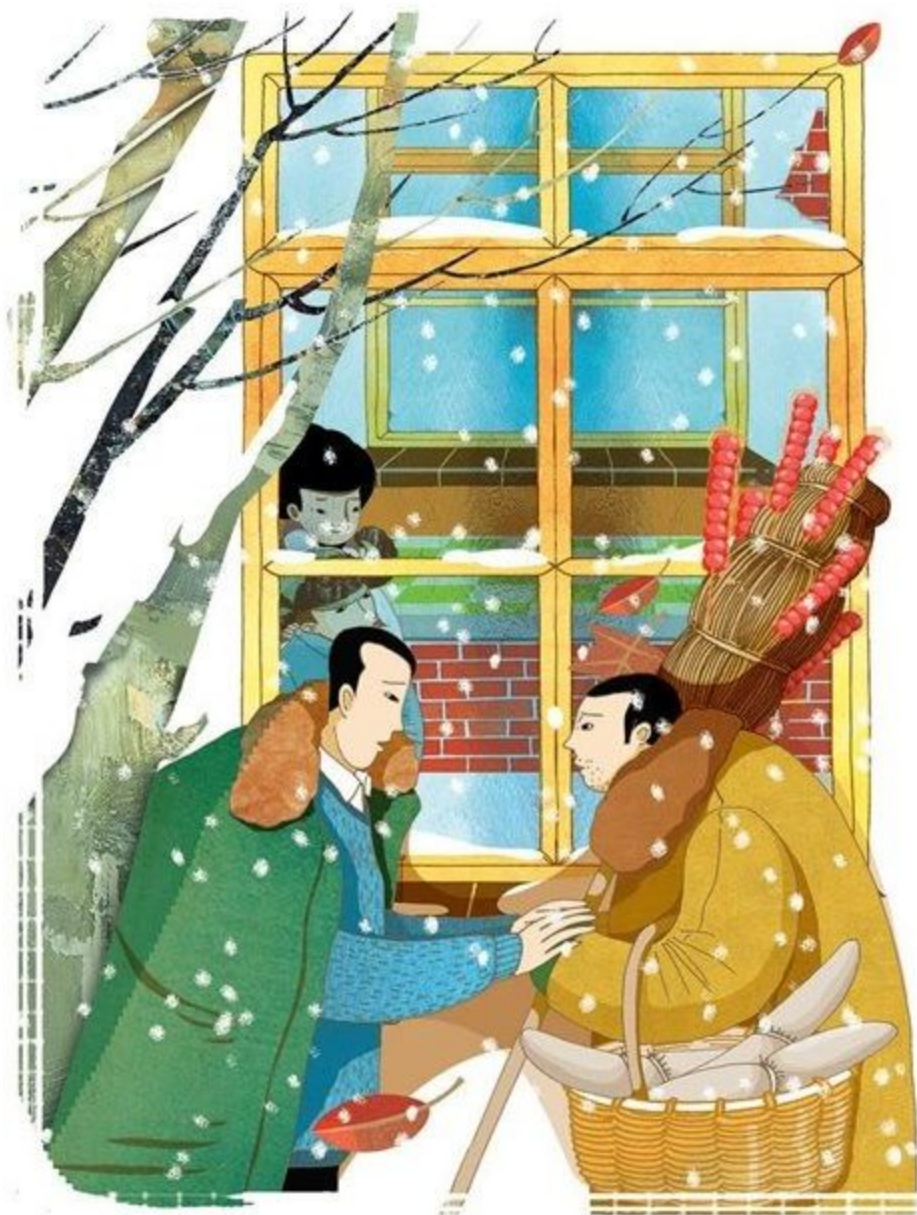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做梦都想要件真皮的，真皮大衣买不起，哪怕送别的也行，只要是真皮就行。”吝啬鬼说：“快了快了，亲我一下。”老婆没好气地亲了吝啬鬼一下。吝啬鬼狡黠一笑，指指自己的脸说：“这是真皮的！”

**@ 塞外东风** 我在工地一脚踩空，昏迷中来到老婆梦里，她梦见我摔成残废，痛苦得不知所措。我又来到儿子梦里，他梦见我出院后给他买了好多玩具。岳母在梦里求菩萨保佑，别让她女儿变成寡妇。我既感动又难过，想去老妈梦里，却怎么都进不去，一着急醒了过来，老妈正守在病床边，不吃不喝两天两夜没合眼。



■ 轮椅

# 父亲时代的 借贷



我小时候，父亲在外地工作，一出门就是几个月，很少回家。

这年冬天，过了腊月二十三，父亲才回家来准备过年。母亲悄悄对父亲说：“胖子那钱都借了半年了，到现在也不说还，要不你催催他？”

母亲嘴里的“胖子”，是父亲的好兄弟，住在几里外的李家村。这是半年前的事了，一天，胖子叔突然到我家，提出要借钱，父亲也

在家，正好手里还有三百块钱，就都交给了他。胖子叔临走说，最多半年，到年前一定还回来，可现在眼看要过年了，也不见胖子叔来还钱。那时候，父亲一个月的工资才七十多块，这三百块相当于父亲四个月的工资呢。

父亲听了母亲的话，却摇了摇头说：“我看再缓一缓吧！胖子这几年日子不好过啊，老娘生病，还有几个孩子……等他有了钱再说吧。”母亲虽然不放心，但也不好再说什么了。

到了大年二十九的早晨，天上突然飘起了大雪，密集得对面看不到人，我们家已经把过年的东西准备得差不多了，可以安下心来好好玩了。就在这时候，院



子里出现了一个人，身上脸上挂满了雪，背上扛着个东西，手里还提着个篮子。等他拍打掉身上的雪，我们才看清来人竟是胖子叔。

父亲跑出来，说：“下这么大的雪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胖子叔笑着说：“早就想来，忙到现在才有空出来！”

胖子叔背上背着的是一个糖葫芦把子，上面还插着几十根糖葫芦，筐子里装着的是白莲藕。他进了屋，一坐下就从衣兜里掏出一沓钱，对母亲说：“嫂子，那钱我拿来了，一借就借了半年，实在不好意思。”

母亲说：“兄弟，我们不急，你急用的话，就拿着用吧！”

胖子叔说：“不是说‘勤借勤还再借不难’吗？说好了半年还，说话就得算话，现在还也有点晚了，没耽误你们过年吧？”

母亲只好收下钱，往箱子里放，胖子叔却说：“嫂子，你先点一点吧。”母亲笑道：“你还的钱我还不相信吗？”胖子叔坚持道：“交情归交情，还是点一点好。”

母亲便坐在床边点起钱来。胖子叔拿来的那些钱面值不等，有一块的，有五块的，最多的是十块的，点起来挺费劲。

在母亲点钱的当口，父亲给胖

子叔沏好了茶，两个人才喝了一会儿，母亲就把钱点完了，她疑惑地说：“胖子，这钱好像有点不对。”

胖子叔问：“嫂子，哪里不对啦？”

母亲说：“我数着怎么少了十块钱啊！”

胖子叔皱了一下眉头，说：“这钱我半个月前就攒出来了，当时我还数了两遍呢！”

母亲就把钱递给胖子叔，他又点了一遍，说：“还真的是，这钱是我媳妇动了，还是当时数错了呢？”他又全身上上下下地摸了一通，也没摸到钱。

父亲就在一边说：“算了算了，咱们谁跟谁呀，少十块就少十块吧！”胖子叔却说：“不行，你等着，我回家给你拿钱去。”

父亲一把拉住他说：“兄弟，你就不要来回跑了，咱兄弟俩这交情，还不值那十块钱吗？”

可胖子叔非要回家拿钱，父亲就说：“你就是要拿钱，也得吃了饭再去，这么远的路，为了十块钱，不值当的。”

胖子叔却说：“我就打算在你家吃饭呢。这样吧，你在家准备饭菜，我回家一趟就来，耽误不



了，今天咱兄弟俩要多喝点。”

父亲拗不过胖子叔，还是让他走了。胖子叔很快就消失在大雪中。

等父亲在家炒了四个菜，又烫了一壶酒，胖子叔就回来了。他脚上的鞋子都湿透了，脸上冻得通红，嘴里还呼出一团团热气。胖子叔一进来就掏出十块钱给母亲，这个账才算是了了。

父亲赶忙让胖子叔先喝杯酒，暖暖身子。两个人这一喝酒，就喝到太阳落山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痛快地喝过酒了。等天快黑下来了，雪也停了，胖子叔站起身要走。我们都不放心，让他住一晚上，可他执意要走，父亲就出去送胖子叔。

半个小时后，父亲才回来，母亲就说：“胖子这人真实诚，为了十块钱，再跑回去拿，我都有些过意不去了。”

父亲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这个兄弟啊，说好的事，他就是拼了命也要做到。”父亲又说：

“说起来，这钱咱真不该要。胖子他娘要吃药，几个孩子也都还小，他就是到集上卖点糖葫芦，再挖点儿白莲藕，能赚几个钱呀？”

母亲说：“可他把钱拿来了，你不要他也不愿意呀！”

父亲点点头说：“我知道他这个人，就是再难，也不会拖别人一分钱。”

转眼就过年了，我们欢欢喜喜地过了几天，这天傍晚，母亲神色不安地对父亲说：“孩子他爹，胖子上次拿来的钱没少，今天我又点了一遍，正好三百——是咱多要了人家十块。”

父亲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



母亲说：“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当时胖子也点过，是少了十块呀。”

于是父亲取出钱又点了一遍，点到一半，感觉一张钱有点粘手，那是一点糖稀，父亲想了想就明白了：胖子卖糖葫芦，手上沾了糖稀，点钱的时候把糖稀留在了钱上，两张钱就粘在了一起，所以才数不出来。

父亲叹了口气，说：“看来胖子家的日子够难的，今年冬天连火炉子都没生起来呀！”

我就问：“爸，你怎么知道胖子叔没生炉子呀？”

父亲说：“我们家里暖和，时间久了，糖稀就化开了，再点的时候才多出了十块钱。如果你胖子叔屋里有炉子，能冷得两张钱都粘在一起吗？”

母亲沉默了一会儿，对父亲说：“我看咱还是抽个空，把钱给胖子送过去吧。”

父亲高兴地“嗯”了一声，说：“明天就去。”

第二天，父亲领着我到胖子叔家，我发现胖子叔家里果真没生炉子，屋里很冷，胖子叔的娘躺在床上，身上盖着好几层被子。胖子叔见我们来了，用最好的酒菜款待我

们。酒桌上，父亲就对胖子叔说了多出十块钱的事儿，接着就拿出那三百块钱来，说：“兄弟，这钱我又拿回来了，反正我一时半会儿也用不着，你就先用吧。”

胖子叔低下头，说：“哥，我刚用了你的钱，怎么好再用呢？”

父亲笑着说：“兄弟，你别忘了，你借我的钱是去年的事，我来送钱是今年的事，这是两码事儿。”

胖子叔眼圈红了，说：“哥，我谢谢你了，等我一有了钱就还你。”

这一幕都被我看在眼里，当时我才十几岁，心里感到暖暖的。

几年后，胖子叔的日子越过越好，又一年的大年二十九，胖子叔骑着自行车到我家来，给我家里买了很多东西，那还回来的三百块钱，就成了几张五十元的。母亲把钱放在箱子里，弟兄俩又好好地喝了一场酒。

以后，我们两家经常来往，就像亲戚一样，几十年不间断。这就是父亲为我们留下的家风——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。这些年来，父亲交了很多朋友，他们都说，父亲是一个真正可以交心的人。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

· 该段子 ·

## 一句话恐怖故事

- ◆ 我帮他盖好被子，他对我说：“爹地，帮我检查床底有没有怪物。”为了让他安心，我蹲下来看了看，却看到了另一个他在床底下，浑身颤抖地盯着我悄声说：“爹地，有别人在我床上。”
- ◆ 经过一整天的工作后，我疲惫地回到家，准备独自享受一个放松的夜晚。我伸手开灯，却摸到开关上已经有另一只手在那里。
- ◆ 手机里出现了一张我睡着的照片。我一个人住。
- ◆ 女孩听见妈妈在楼下喊她的名字，她站起身来准备下楼。就在她走到楼梯旁时，妈妈将她推回房间说：“我也听到了。”
- ◆ 昨天半夜我妻子把我叫醒，告诉我家里有人闯进来了。她是两年前被半夜闯进来的人杀死的。
- ◆ 我以为我的猫很爱瞪人，它看起来总像是盯着我的脸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它一直是看着我背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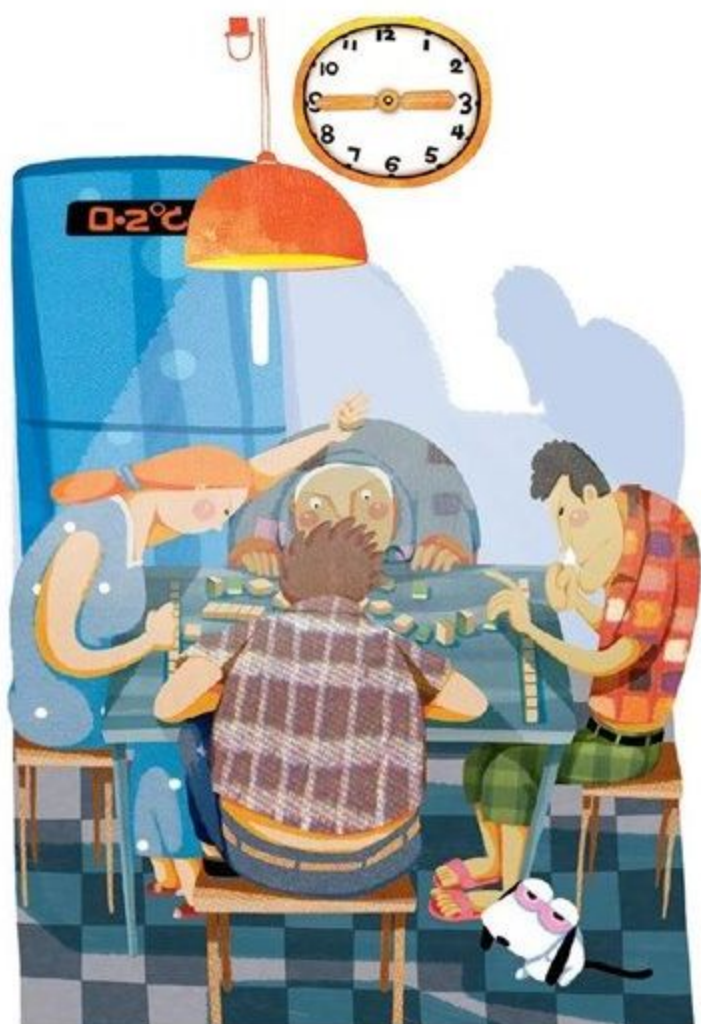
(推荐者：洋 洋)

## 麻将精神

用打麻将的精神去做一件事，世上就没有干不好的事——

- ◆ 随叫随到，不拖拖拉拉。
- ◆ 不在乎工作环境，专心致志。
- ◆ 从不抱怨，会反省自己。
- ◆ 永不言败，推倒再来。
- ◆ 无论牌好牌坏，都往更好的方向努力。
- ◆ 不嫌工作时间长。
- ◆ 始终抱着一定会赢的心态！

(推荐者：汪 杰)





- ◆ 中国哪里的姑娘最好看？  
神回复：朋友圈。
- ◆ 有一个女孩站在我的左边，打一字。  
神回复：妞！
- ◆ 等我瘦了就来找你。  
神回复：不想见就直说。
- ◆ 你认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虚拟人物是谁？  
神回复：别人家的孩子。
- ◆ 你家乡最美的景色是什么？  
神回复：是我。
- ◆ 记者：您是怎么看待国庆堵车的？  
神回复：我就在我家电视上看

的。

- ◆ 比宇宙更大的是什么？  
神回复：考试范围。
- ◆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竟然上了这么一个烂大学！  
神回复：你做错了题。
- ◆ 怎样当着长辈的面名正言顺地玩手机？  
神回复：皱着眉头玩。
- ◆ 男士身上最重要的装饰是什么？  
神回复：房产证。  
(推荐者：晓 军)

## 俏皮话

- ◆ 中秋假期过完了，简单总结一下吧：混得好的是花前月下，混得一般的是月下花钱，混得最差的是花下月钱。
- ◆ 名媛用时尚可以上媒体，明星用绯闻可以上媒体，有钱人用财富可以上媒体，普通人用悲剧也可以上媒体。
- ◆ 好多爸妈眼中，一条消息的可信度排序是这样的：央视 > 报纸 > 朋友圈 > 各种推销员说的

> 饭桌上别人说的 > 你说的。

- ◆ 如果你上秤是 100 斤，那么在镜子里看自己大概是 90 斤，在朋友圈自拍里是 85 斤，在证件照里是 110 斤，在朋友抓拍的照片里是 120 斤……在你外婆眼里却是 70 斤。
- ◆ 很多人不知道，小龙虾其实也有药用价值，主治吃饭的时候玩手机。  
(推荐者：萌 萌)



## 搞笑生活窍门

- ◆ 咸了加水，淡了加盐，反复几次——就可以把西红柿炒蛋做成西红柿蛋汤了。
- ◆ 口香糖黏在衣服上很难清除，这时只需把衣服扔进冰箱的冷藏室里——你妈妈就会帮你搞定。
- ◆ 冰淇淋掉在地上，想吃又怕脏，扔掉又觉得可惜，这时用纸巾小心包好，然后扔到马桶里——你就不会再有想吃的想法了。
- ◆ 做米饭夹生了，趁热把米饭装到一个塑料袋里，将袋口封严，然后——扔到垃圾桶里，叫个

### 据观察

- ◆ 据观察，网上自称“少女”的平均年龄 28 岁。
- ◆ 自称“怪阿姨”的平均年龄 19 岁。
- ◆ 自称“老娘”的平均年龄 17 岁。
- ◆ 自称“本宝宝”的平均年龄 37 岁。
- ◆ 自称“胖子”的平均体重 90 斤。
- ◆ 自称“本少爷”的都是高颜值萌妹子。
- ◆ 自称“本总裁”的都是抢红包

外卖。

- ◆ 白色的汽车上即使有小磕碰也会很明显，影响美观。如果不想看见这些难看的划痕，只需要拿一瓶上学时常用的白色修正液——挤到眼睛里就行了。
- ◆ 过期的牛奶不能喝，倒掉又觉得可惜，这时候可以用过期牛奶把擦桌子的抹布浸湿——然后糊在讨厌的人脸上。
- ◆ 茶喝多了也有副作用，大量研究表明，茶喝多了——尿就特多。

(推荐者：荷之韵)

小能手。

(推荐者：友 依)  
(本栏插图：孙小片)





# 追的不是你

■ 冯 紫

兴的是，他每讲一段，手下的这帮人就齐刷刷地向自己靠近一小步，不大一会儿，一排人竟然快站到他面前了。他心里美极了，要说自己口才就是好，不然他们也不至于这么爱听。想到这里，他就主动退后几步，让中间留出一段距离。

又讲了一阵，手下还是不断向他靠近，孙星无奈，又后退了几步。当一排人又要到他跟前时，午休的铃响了，他这才意犹未尽地收了尾，把手一挥说：“好，今天就讲到这儿，下班吃饭！”

在食堂里，孙星跟班上一人聊起刚才的事情，得意地说：“真不知道我讲话你们那么爱听，要不我提前点开会呀！我都连着后退三回了，你们还追着不放。”

这人嘿嘿一乐说：“我们追的不是你。”

孙星听后才一愣，这人解释说：“这么热的天，空地上就起重机的横梁下有一道阴凉，它一动，我们也就跟着动。”

**孙**星在一家起重机制造厂干了好些年，总算熬成了班长。虽说班长这官不算大，但手下也有那么十几号人，每天冲着他们吆五喝六，孙星觉得洋洋得意。

这天午休前，孙星决定给手下讲讲安全常识。到了时间，他先找个空地站好，然后吆喝一声，正在干活的十几个人纷纷撂下手里的工具，跑了过来，规规矩矩排成一排。

孙星见他们站得距离自己有点远，就说：“你们往前面来点，这也太远了。”

一个手下喊道：“班长说话底气足，声音亮，我们听得见。”

孙星爱听这话，就开始喋喋不休地讲起来，从安全讲到个人奋斗经历，说得唾沫星子飞溅。让他高



# 没准他是 保护神

■ 编译 四维俱张

这天，司机鲍比开着长途汽车在道路上行驶。突然电闪雷鸣，好几次，刺眼的闪电险些击中汽车。鲍比停下车，对惊魂未定的乘客们说：“这雷电一直追着我们的车子跑，车上肯定有人做了亏心事，雷要劈死他！如果这人不下车，会连累大家都遭殃的。前面有棵大树，大家互相监督，每个人都走下车去，一个接一个地伸手去摸那棵大树。我

敢肯定，只要那个命中该死的人一摸到大树，他就会被雷电劈死，这样我们大家就得救了。”

尽管乘客们都极不情愿，但别无选择。经过一番争执，大家决定按照座位的顺序下车。第一排第一号的乘客提心吊胆地下了车，越靠近那棵大树，他的腿就抖得越厉害。当他的手伸向大树时，他闭上眼睛、屏住呼吸。接着，他高兴得跳了起来，因为什么也没有发生。他惊喜地冲回到车上，大声喊着：“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没做亏心事！”

其他乘客也按照顺序一个个地走下车，去摸那棵大树。每个人去的时候都心惊胆战，回来的时候欣喜若狂。

终于，轮到最后一名乘客下车了。这时，天上的闪电格外刺眼，轰隆隆的雷声震耳欲聋，大家都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这名乘客。

这名乘客自己也十分害怕，他喃喃自语着：“我可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啊……”带着绝望的神情，他走下车，艰难地走到大树前，抖抖索索地伸出了手——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道刺眼的闪电直奔而下，紧接着响起了一声惊天动地的雷声，闪电击中了停在大树不远处的那辆长途汽车！

（推荐者：赵鸿祥）





# 两年清福

■ 郭振宇



李四去世两年还没投胎，一直在地府排队。这日，他遇到了刚来地府的同村张三的魂儿。

张三见了李四就说：“你这两年是白搭了，还不如我，美美地在人间享了两年清福。”李四一听就笑了：“你儿子儿媳对你非打即骂，还享两年福？遭了两年罪吧。”

张三哼了一声：“那都是老皇历了，这两年，儿子儿媳对我那不是一般的好，我过得神仙似的。现在我死了，我儿子儿媳悲痛欲绝。”

李四非常奇怪，张三的儿子儿媳不孝，怎么会悲痛欲绝呢？他决定偷空回阳间看看。到了张三家，果然看见张三的儿子儿媳都在哭呢。

李四想到张三的屋里看看，一进门，就吓得叫了起来，原来他看

见张三蜷缩在屋角。自己明明在地府见到了张三的魂儿，他怎么还在这？李四环顾四周，这屋子哪是人住的地方，臭味熏天，再看看张三，骨瘦如柴，李四就上前问：“你是人是鬼？这就是你的幸福生活？我看还不如狗呢！”

无论李四咋说，张三都不吱声，仿佛不认识李四，李四越想越奇怪，怎么有两个张三？

回到阴间，李四刚好遇见阎王的师爷，便问这事，师爷说：“这事我知道，我从头给你讲。两年前，张三因在家受气，自杀了，到了阎王殿，阎王一看生死簿，不对，这人还有两年阳寿，便让他回去。张三说要回去，得有个条件，他要和他家的狗换一下身份，儿子儿媳把狗当祖宗一样供着，那福，享不过来。阎王见张三可怜，欣然同意，把张三的魂儿附到狗身上，把狗的魂儿变到了张三身体里。”

李四听明白了，张三的两年清福原来是这么来的……



# 爬树队长

■ 顾振威

注 店乡准备举办第一届农民运动会。李乡长把组织运动会的任务交给了办公室贾主任。

贾主任找到李乡长的父亲李大伯，满面挂笑地问他在体育方面有什么特长。在贾主任的启发下，李大伯终于找出了与体育有点沾边的特长——爬树。李大伯打开了话匣子：“我小时候经常爬树，有时是捋

榆钱、捋洋槐花让娘蒸吃，有时是掰一些枯干的树枝做柴禾……”

贾主任兴奋得脸放红光，老年组的比赛项目就是爬树了。

为了确保李大伯能获奖，贾主任以年龄存疑为理由，取消了几个有竞争实力的选手的参赛资格。

运动会这天人山人海，老年组的比赛开始了。随着贾主任一声令下，十多位老人奋力向树上爬去。

贾主任的心悬在了嗓子眼，尽管他暗暗为李大伯加油，比赛结果还是让他大失所望，乡长的父亲——李大伯屈居第二，冠军被一个头发全白的精瘦老人夺走了。

老人被众人簇拥着走上领奖台，双手接过3000块钱奖金。贾主任不解地问老人：“看岁数您有七十多了吧？爬树怎么这么快呢？简直跟……跟猴子一样。”

老人身边一位长者说：“你不知道？他就是赫赫有名的爬树队长。”

“爬树队长？”

“是啊，四十多年前，家家户户的日子都不好过，吃了上顿愁下顿。他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长，每天吃饭前就爬到树上，看看哪家厨房不冒烟了，这就说明哪家生活困难没做饭。他不是送去烧的柴禾，就是送去吃的面、盐，久而久之，人们就亲切地称他爬树队长。”

贾主任听了，哑口无言。





# 考虑周到

■ 余人

中年男子把眼一瞪，说：“没事儿我会来找他？他在哪？”

小静骗对方说：“宋医生今天请假了，不在医院里。”

中年男子不相信地说：“请假？上次我来，他说这几天都在医院里的，咋会请假？”

小静说：“临时家里有事儿，你有事我可以转告他。”

听到这话，中年男子把锤子放到桌子上，又从口袋里拿出两枚钉子，小静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。最后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卷着的布，打开一看，那竟是一面写着“妙手回春，医德高尚”的锦旗。

小宋重新回到办公室后，中年男子一见，连忙握住了他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宋医生，我给您送锦旗来了。”

小宋哭笑不得，问：“大叔，你送锦旗，干啥拎个铁锤？”

中年男子挠挠头说：“我怕医院里没工具往墙上钉锦旗，就连锤子钉子都捎来了。”



小宋是一家医院的外科医生。这天，他刚查完病房回到办公室，护士小静急匆匆跑了过来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宋医生，你赶快躲一躲吧！”小宋惊讶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小静说：“你以前的一个患者拎着铁锤到医院来了，看样子是冲着你来的！”

小宋吃惊不小，虽说他上班时间不算长，但对医闹可不陌生，拎着铁锤找到医院来，这不是要自己的命吗？来不及多想，小宋就跑出了办公室，藏了起来。

过不多久，只见一个中年男子拎着铁锤来到办公室，一进来就瓮声瓮气地问：“宋医生呢？”

小静战战兢兢道：“你找宋医生有事儿？”





# 改啰唆

■ 老 土

老郑是某单位的副科长，他这人说话挺啰唆，一点小事也唠叨个没完，尤其是科里开会，一说起来就七扯八拉拖泥带水。

前些时候，老郑得知有人给他取了个“郑啰唆”的绰号，颇有些气恼，可过后一想，觉得自己是有点啰唆，于是打算改改这毛病。

这日中午，老郑稍微喝多了点。



下午科里开会，轮到他发言，他清了清嗓子，冷不丁道：“两句噢。”

大伙一听，都感到挺别扭，因为他以前的开场白都是“我说两句噢”。

老郑接着说：“按我原来的习惯，我发言要先说一句‘我说两句噢’，但我觉得那样太啰唆了。因为‘我说两句噢’比‘两句噢’多了‘我说’两个字，而这两个字又是可有可无的，因为我开了口就等于我说了。我不说‘我说’与我说‘我说’意思都是‘我在说’，绝不会因为我不说‘我说’，大家就误以为不是我说，毕竟都在看着我。因此，如果我再说‘我说’，显然就有些啰唆了，所以我今日就不说‘我说’了。”

说到这，大家伙直想笑，但由于是开会，都抿着嘴尽量忍着。顿了顿，众人都以为老郑终于要切入正题了，可没想老郑继续道：“不晓得我将意思说清楚了没有？希望大家不要以为我今日没说‘我说’而误以为我说的不是我的意见。”

这时，科长实在憋不住了，“噗”一声将茶喷了出来。见科长这般，大家伙也“轰”地笑开了。

老郑愣愣地瞧着大家，不知咋回事，半晌才挤出一句：“哦，看来我今日还是啰唆了点，那‘两句噢’三个字也是可以不说的。”

（本栏插图：包丰一 顾子易）